

學
微

強行軍

國立中央教育館 惠存
開明書店敬贈

強行軍

蔣牧良著

開明文學新刊



3 0610 2444 8

85763

5267-2

2

I

目次

航程	一
集成四公	三
古記	五
報復	七
一個撤職一個開除	九
俘虜	一三
太太	一四
強行軍	一六

航程

船到漢口，天上下着牛毛細雨。薛大叔給我捲好被包，就和昨天那個「駝背」（他叫我叫五叔的）三個人站在行李艙裏。

「早着哩！」他從口袋裏掏支香烟給駝背五叔，自己嘴裏那支也燃上，不慌不忙的說。「反正到上海的船要晚上才開頭！」

駝背五叔嘴裏噴着烟，給迎面的江風倒吹轉來，那張五官配得不很開展的臉孔彷彿隔了層輕紗幕。他一手插在藍布衫的口袋裏，身子微微地抖動着，眼睛從扶梯口上看到江面，突頭突腦的問：

「幾歲了？」

「他？」薛大叔抽掉嘴上的烟捲頭，用手拍拍我的後腦勺。「幾歲——今年幾歲，舒



寶？」

「十四。」

「一個鄉裏人去上海？明兒到了蘇州河，要拜鐵橋的。」

薛大叔給說得笑起來，前面兩顆金牙齒閃着光。

扶梯口上堆着許多男女，各人提起箱子被包的向躉船上擠，行李艙裏就黑得夜裏一樣。

薛大叔把我這次出門的事詳細細告訴那位駝背五叔，連大姊在上海搖紗，她寄盤川要我去學徒，也說出來。最後，他停了一停，就說：

「朋友，這一路得勞你照應，兄弟拜上你老哥，改日再和老哥喝三杯。」

「這算什麼？你放心！——我給你送去就是了。」駝背五叔吸一口烟，烟灰一紅，在黑地裏可以看出他兩個朝天鼻孔像螞蟻洞。

扶梯口上的男女散光了。薛大叔摔掉嘴裏的烟頭子，扭扭身子，詭秘地把屁股朝着

我接着，他偷偷兒的掏出媽媽給他那十五塊花邊，分七塊給那一個——可給我在膀子底下看見了。回頭他很親熱地看看我：

「舒寶，你跟這位五叔到大姊那裏去，船錢飯錢我都給過的，五叔會照應你。」

他把我和駝背五叔的行李絡成一擔，叫我挑着，又用關切的口氣吩咐了好些話，才送我們到蕙船上。

上了碼頭，就有一個打黑蓬傘的紅鼻子先生攏來招呼我們。可是駝背五叔裝付愛理不理的勁兒，和我在那條油滑水光的路上飛跑着。

紅鼻子像公狗追着母狗一樣，老拖在屁股背後，滿臉堆着笑容，嘴裏卻化子討錢似的，半帶着哭音的喊：

「先生，搭我們的船去先生！——船很快，照拂又好，先生……」

駝背五叔停了停腳，先和他小聲兒的說了句什麼，隨即兩個就打起手勢來：他們有時候伸起四個指頭，有時候又祇有三個。走了很遠一段路，這個才斬了斷鐵似的說：

「祇有這個數目，幹得你就幹……」

於是紅鼻子楞了一下，就帶我們沿着江邊走。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我們冒着雨絲走了六七里路，才到一隻洋船邊上。

嘿，這隻洋船真大！——比我們鄉裏劉制台家的屋子小不了多少。徹頭徹尾給白漆漆的，跌在河邊上像座雪山。船頭的板壁上橫排着三個大字，我祇認得左邊一個是「九」字。

我和駝背五叔給帶到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黑漆漆的像個洞，初進去一點東西也瞧不見，彷彿進了煤窖。屋子裏祇有樓板上有個臉盆大的圓洞，已經給厚層玻璃堵得暗暗的。人數很多，辨不清他們的面貌。灰灰色的光線底下，兩邊似乎疊着些木箱什麼的。鼻子裏聞得到一股死魚味。我覺得又悶又熱。

駝背五叔和紅鼻子在門邊說話，聲音和瓮子裏擠出來的一樣——嗡嗡地響。

「舖位在那裏？」

「等刻我總得給你們舖睡囉。」

「那不行。」

「哪，這個可以？這個……」紅鼻子踢着門邊的木板做鼓響。

駝背五叔彎彎腰，摸着推開一塊木板，先把我和行李安頓在那豬槽子似的木箱裏，又拉着紅鼻子的手說：

「價錢先說好的，這是整數，這是零數，兩個人到上海，包飯包舖位。」

「嘖嘖……幹麼這樣嚙嚙說好的，誰還賴不是？你祇給錢——給錢就完事，快！」

「不是這樣說，我們總得先掉一個頭呀！」

駝背五叔裝個老跑江湖的樣子，先把船錢交給他，又噓了口氣，才在我的右邊坐下來。

我們的舖位很矮，離地不過四五寸高，坐在舖上，剛剛可以伸直一個頭。駝背五叔是睡着的。

全身給雨淋溼了，頭髮裏的水滴到頸子上，冰得怪難挨的。我想站起來擦乾頭髮，可是鼻子尖前面就有一個大塊頭，把屁股堵得像座屏風，伸不開腿。

灰色的暗光底下，屋子裏許多人影子在幢幢往來，喊叫，笑謔，怒罵，壓扁着嗓子唱小調的，咕裏咕嚕的說話聲，全匯合起來融成一片，空氣彷彿沸騰了。

忽然，樓板上的電燈開亮了，全屋子浴在乳白色的銀光底下。剛巧，我的前面這個大塊頭也擠到了隔壁一個舖上去，沒有屏風，這個奇怪的地方可給我看得一清二白。

很小地一間三角房，樓板和地板都是鐵的，一邊一溜大架子木牀，疊上去有三層，直通到最高的鐵板上。進門的地方，大約有四五步寬，一到對面，剛剛祇能一個人轉動。那些木架子舖上，躺的坐的，擠起了許多人，也有兩三個靜靜兒在打橫舖的。

我剛想把眼睛移到門外去，猛不防對面舖上三個男人中間，有雙薄底花鞋一伸，接着，一個臉子圓圓的女人爬起來說：

「哦，電燈亮了，補衣服補衣服！」

「慢點！再親一個嘴，再親……」

跟着這聲音爬起來的是個黑麻子，胳膊很粗，一個扁扁的鼻子。他把全身子向女的身上翻去，那一大胚給壓到了底下。

「要死囉！要死囉！」

「哈哈……壓緊！壓緊！」

「老徐，綁起剝褲子！老徐！」

「別鬧了！——再鬧我可惱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全屋子裏翻江倒海地哄笑起來，上上下下的木舖上鑽出許多黑腦袋，拍着手板，有些笑得前伏後仰的。那個所謂老徐的站在地下，拉着女的兩條腿向屋子中間拖，沒當心自己沒站牢，仰天一交——嘩啦！

所有的笑聲更起了勁，木牀給震得軋軋地響。老徐搭訕地爬起來，預備再撲上去，可

是女的已經逃到這邊的凳子上。

這女人，我看不過二十二三歲年紀，眼大眉粗，一身泡鬆的肥肉，彷彿害了水腫病。她離開黑麻子他們的包圍，就把兩手塞到衣岔子底下去繫褲帶，兩糰紅得像牛肉一樣的面巴子肉，塗起不少唾沫。

「殺千刀的！」她賣俏不像賣俏，憤怒不像憤怒的向老徐橫一眼，接着又嘆喛一笑，抓起了牀頭一件藍布褂來補。

許多人還嬉皮笑臉地圍攏去動腳動手；大塊頭在她腿子上使勁擰了一把，她又壓尖着嗓子叫起來。

忽然，門邊上咕咕呱呱來了五六個人，搯的搯着行李，牽的牽起小孩，男男女女都向屋子裏擠。那個紅鼻子和一個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忙着招呼客人，蹦來蹦去在許多人中間嚷着擠着，像猴子鑽圈一樣。

來人中有位繫着兩條小辮子披在肩上的瘦女人，臉子塗得像石灰牆，前面鑲排金

牙齒，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跟在背後。她把花手絹掩在鼻子上，看着這屋子就鑽眉毛。可是和她同來的那個黑臉漢，正在一個勁兒和紅鼻子說船錢，沒注意到她這張吃藥似的臉。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在對付另外兩個光桿男子——一個穿灰袍子的和一個厚嘴唇。他們沒有帶行李，聽口音都是湖北佬，樣子裝得很內行。

「坐坐，」紅鼻子一接到黑臉漢他們交的五塊花邊就往口袋裏一塞，一面射似的跳出門去說。「舖位等刻有，舖位……」

瘦女人一直是張不高興的臉，和黑漢嘟嚙了些什麼。不過他沒有理她，臉子朝着了黑麻子他們這一夥。

機艙裏發出一陣沈重的響聲，繳錨的鐵鍊拖過船邊，我聽了這聲音，有些心緊。

黑麻子和老徐他們還在跟補衣女人打風罵情的，他們像全不知道屋子裏添了許多人，也沒聽見外面的什麼響，一個個都大說大笑的，嘈雜的聲浪就一會高似一會。兩個湖北佬給擠得沒有地方站：穿灰布袍的比厚嘴唇還要狼狽，他退到角落裏，把身子斜靠

在大堆行李上。

外面一陣鑼響，從船頭繞到船尾。黑臉漢看看手表，獨自似的說一句：

「唔，開頭啦！」

鑼聲傳到屋子裏有了變化，這夥人一個個找到鋪架子邊去換衣服，沒誰再去打打鬧鬧的了。補衣女人也要了錢，在包自己的布包。

所換的衣服都和小孩子衣一樣，褲子上衣連縫着，一色老藍布做的，穿起來要打中間一個小洞裏鑽。

大麻子的鈕子還沒有鈕好，猛不防補衣女人在他背上擂了一拳，兜轉着屁股就跑。屋子裏的人一齊追出門去：

「捉住！捉住！」

叫聲和笑聲一齊在鐵板門外面消逝了。

天色黑下來，樓板上的圓洞裏看不出一點白色。接着，船身顛動了，耳朵邊祇有

「嘩啦嘩啦」的水聲。

屋子裏祇賸我們七個客人，還有那個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和一個抽大煙的老頭。我們中間誰和誰都沒有說話，寂靜包圍着四週，各人都顯出了疲勞。

過不了多大一會，那個五六歲的小孩在母親懷裏打起鼾來，其餘的人也似乎給這聲音催眠了，悄沒聲的合着了他們眼皮子。祇有我不想睡：看了好一會電燈，又看到烟榻上那個發迷的老頭，他的眼睛半開半合地對着烟燈，手裏的烟籤滾得非常慢。可是不知什麼時候，我自己也睡着了。

耳朵邊又有許多人談着話，我睜開朦朧的眼睛一看，還是先前那些原人——大塊頭他們又轉來了。

不知是半夜還是天亮，屋子裏沒有鐘，又聽不見雞叫，不過我的瞌睡已經睡得很夠，大概不怎麼早了吧。

剛剛轉來的這批人，比先前的樣子可完全兩樣了。他們中間祇少了那個補衣的女

人，就像全活得不大起勁，懶洋洋的，沒有笑罵和叫罵。

哪個都疲勞得要命，衣服上新添了些油跡，臉子塗成花狗屁股一樣：厚厚一層煤烟。頭髮腳底下流出一條一條的汗水，在額上和頸上走着發光的紋路。眼角上的皺紋也顯得深陷起來，嘴唇皮可褪了紅。他們的手背上，全是青筋，鬆弛地屈扭地在皮膚裏突得特別高。我祇睡得這會兒，他們的一切一切都變了，叫人有隔了幾年沒看見的感覺。

老徐從門邊上一步一挨地向着自己的牀邊走，那樣有氣沒力的，像整個身軀都沈重了些。他那兩條結實的臂膀，在這會兒卻變成兩件什麼多餘的廢物似的掛在肩膀上，關節全不受力，走一步就得在大腿兩旁隨意地掉動着。那兩粒黝黑的眼球，圍棋子一樣——沒有光。上眼皮像馬上要壓到下眼皮上來的樣子，腦袋歪在頸子上，無力地搖幌着。一到牀邊，他就把身子對牀上一倒，衣服沒換，鞋子也沒脫，死尸似的不動了。

大塊頭的手腳遲緩地，很喫力地剝下了那套藍布衣，把牠對牀底下一塞。剛要爬上牀去，可是發覺了自己的牀鋪給黑臉漢他們三個佔去了，他就暴躁地喊：

「什麼人佔了老子鋪？起來起來！」

黑臉漢給他這一叫，也馬上睜着一雙眼睛吼：

「誰佔你的鋪位，老子出了錢的！」

於是事情完全鬧翻了。大塊頭在咆哮，那個紮小辮子的瘦女人壓尖着嗓子幫他丈夫吵，小孩子也給嚇哭了。這些人見黑臉漢有了救兵，就全都起來幫着大塊頭。跟着，連我們的鋪位和兩個湖北佬睡的地方，都有了主人。

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走到我們牀邊，就把行李什麼的向鐵板上亂摔。駝背五叔拚命的抓緊自己的包袱和他們爭鬪，我可恨着自己的力小，不能幫他忙。

紅鼻子進來了，駝背五叔的眼睛裏像要冒血，他把包袱摔到牀上，衝上去指着他的鼻子吼：

「這是怎麼說……怎麼……你你……說過包飯包鋪位——你們把行李摔掉！

你……」

可是那個肚子裏老早就有對付，不等他閉口，眼睛一翻，嘴裏唾出一口唾沫：

「呸，放你屋裏媽的狗屁！——兩個人二塊八角錢到上海，還包飯包鋪位哩！」

駝背五叔可楞住了。他的嘴巴張得像個洞，兩個朝天鼻孔給拉成了橢圓形，顯然他想不到對方會把原來的話一起賴掉。他咬緊着牙齒喊：

「你想賴你剛才怎麼說的，剛才！」

「老子和你說過什麼話？」

「不講理，你賴！」

「滾滾賴什麼？——趕快滾！」

紅鼻子一掌，駝背五叔給推到了門外，我也打了幾個跟頭。跟着，屋子裏十多個人齊一闖了起來，把我們六七個，都趕到了火艙隔壁的一條小巷子裏，我差不離想得要哭。

駝背五叔氣得像頂門子上快要冒烟，他跌脚，他叫喊，他馬上要去找那個紅鼻子，可是鐵板門給關得緊緊的。黑臉漢和那兩個湖北佬也氣虎虎的，狂吼了一會，還像揭開他

們的老頂蓋也出了氣似的。現在他們和駝背五叔成了朋友，大家商量，說要吵到賬房裏去，叫紅鼻子在這船上獸不牢。轟隆轟隆，七八個拳頭在盡力擂着鐵門，可是一點也沒有用。

這地方是很窄的一條小巷，空洞洞的沒有一點傢俱，地板上堆着許多煤，空氣有些悶熱。一盞魚眼睛似的電燈，吊在天花板上，全給蜘蛛和塵埃封滿了，發出一種般紅色的暗光，像在打瞌睡。

煤堆那面，有二三十個化子蹲在鐵板上打盹。我們進門來的時候，全驚醒了。一個年輕點兒的傢伙，伸伸腰子，打了個呵欠。接着，嚶嚶啞啞的響了一陣，就有幾道黑黑的眼光向我們這邊射來。繫小辮子的女人完全給他們這些眼光攝進了恐怖世界，緊抱着她的孩子，偎在黑臉漢臂膀底下，臉色發了青。忽然，打呵欠的化子唱：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我好比，籠中鳥……我好比……」

戲還沒唱得完，猛的有道嘎噪子喊一聲「好」！接着，就有十來隻手板拍得震天的

響，還有一個灣着食指塞到口裏，吹出了很響的怪聲，於是大家就挪揄地笑了起來。

駝背五叔把眼睛從這兒望過去，很久很久，他看看兩個湖北佬一眼，又神祕地把嘴唇湊到黑臉漢耳朵邊上小聲兒的說：

「唔，賊說不定他們——是賊！」

黑漢子點了點頭，就把自己的被包什麼的都拉到膀子底下一點兒，我也莫明其妙地靠近駝背五叔那邊去。那些化子似乎又有了什麼反應，哈哈地笑着，還像在商議着什麼事。瘦女人越顯得不安，不時把驚惶的臉子仰起來又低下去，一句話也不說，祇差沒有發抖。黑漢子和我們幾個人彷彿更親熱了，緊緊地靠在一堆，小聲小氣的和別人說着話。

「我們得當心一點，我們……」

祇有兩個湖北佬的話很少。穿灰袍子那個還滿不在乎地吸着烟，當那些化子唱戲的時候，他閉緊着眼睛，把右手的中指和一個食指在膝上點呀點的，像在欣賞着戲唱得不壞，不過他沒喝采。

點把鐘以後，穿黑背心的傢伙從鐵板門邊上挨了進來。他沒有紅鼻子那麼兇，又來向我們兜生意。他說鋪位是有的，不過每人要加一塊花邊。大家都不再相信他的話，他就圓圓眼睛指天誓日的說：

「我可不比紅鼻子呀！我……祇要你們答應，我到茶房頭那裏去落簿子……錢，你們上岸再給，這可不騙人了吧！」

瘦女人的眼睛，發出兩道焦急的光，她看看那個，又搖搖黑漢的臂膀，於是黑漢子答應了。穿灰袍的湖北佬，在厚嘴唇耳朵後說了一陣，他們兩個祇加七角錢一個，說定到南京上岸的。

祇有駝背五叔沒表示，他先考慮什麼似的搔搔耳朵邊上的頭皮，然後問我有沒有錢。我很想說錢都由薛大叔交給他去了，可是到底沒說出口，祇告訴他箱子裏還有一塊多花邊的銅板，都是別人給我的押歲錢。

於是，我們又來到了原屋子裏。他們那些人都睡着了，穿背心的把底下三張空鋪交

給我們，我和駝背五叔還在門邊的那個原地方。

第二天上午，太陽快要爬到了天頂上，老徐他們才起來。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又洗得乾乾淨淨的，和我們昨天才到場的那會一樣有勁，一點不顯得疲勞，又在打打鬧鬧的。

「娘的，人無百歲壽——幹是要幹，喝也是要喝的！一大塊頭吐掉了嗽口水，就喝老酒。」

黑麻子像除了鴉片烟以外就沒世界。爬起來就又點着了那盞鬼火一樣的豆油燈。其餘老徐他們這些人，在嬉嬉哈哈打着架，沒有昨天那個補衣的女人，就和一些年輕的小夥子開玩笑。

他們像不知道還有我們這些客人，說得出的祇顧說，沒什麼諱忌。有時候他們想爬到上面的牀鋪上去，祇要方便的話，就會踏着客人的頭做梯子。或是好好兒的一口濃痰又掉到了誰的背膀上。

「喂，上面吐痰的人當心點！——底下有人。」

「咱們向來就是這樣吐的。」

照例底下的鋪邊上會有兩道含着憤怒的眼光，閃電似的向上面射去，可是得不到什麼效果，嘟嘟句把，就完了。

「哎唷！媽！……哎唷！」瘦女人的孩子蹲在地下喫餅乾，猛的他一面跳着一面尖叫起來。

原來黑麻子一個烟屁股摔在他頭上，頭髮着了火。

「怎麼，沒有眼睛？孩子給你燒傷了。」黑臉漢叫。

黑麻子可還在慢條斯理的滾着烟籤，半天才答：

「誰叫他滾開去。」

於是這兩個又粗聲粗氣的吵起來，樣子像預備要打架。可是大塊頭他們，馬上都圍攏去，彷彿要來幫着打夾拳。黑臉漢見這來頭不對勁，看看駝背五叔他們沒誰開口，祇恨恨地鼓着眼睛，嚥了這口烏氣。

客人的中飯大家蹲在貨艙旁邊一個大板梯底下喫的。除了我們，隔壁屋子裏還有十多個。

乾醃菜的味道有點兒澀，中間夾着許多沙石，碰到牙齒上就「軋軋」地響，牙根有些發酸。可是我的肚皮已經餓癢了，菜一夾到筷子上就對嘴裏塞。

剛喫過頭一碗飯，猛的貨艙邊上閃了起來，大家湧出門去，祇見紅鼻子和穿黑背心的在扭着一個矮子打。還有十來個水手在圍着看。

「媽的，你船錢沒給就想喫飯？」

「誰沒給錢？不要臉的才想要我出兩次。」

「誰不要臉？」穿黑背心的猛衝攏去，照準那個的背心裏一拳。

「打人——出錢乘船是挨打的？」

矮鬼扭轉身子，也回敬了一下。

「打打打！忘八蛋！——行強！」

「把他摔到江裏！」

於是水手們都一齊上來，十個銅鎚般的拳頭，一老一實的向矮子身上送去，一片擂鼓似的聲音，把樓上許多乘客都驚動了。

「救命！救命！」

「打死你！打死你！」

那築牆般的響聲，聽去有些心裏緊呀緊的。

圍起來看熱烘的有些發起公憤來，先還不過是一聲兩聲吆喝，末了船尾巴上那幾十個黃皮赤脚的鄉下人，就袖子捋呀捋的，也想插進去動武。

「來！大家來試試手段看！」

「乘客是該他們打的？」

紅鼻子全身一震，喫驚地擡頭望望那些鄉下人，馬上住了手。可是矮子已經給打得口裏冒血，於是他們七脚八手的把他擡到了船尾巴上去。

人都散光了，貨艙旁邊的地板上，有着一大塊紅的——已經深陷地刻到了這些木頭裏而去，永遠會在這船上留一個污點。

我和駝背五叔他們回到了原來的屋子裏，彷彿這一頓飯喫得不痛快，各人都在默的。

大塊頭他們又穿起藍布衣出去了，還是賸着穿黑背心的和那個抽大烟的老頭在這屋子裏。他們直到半夜才轉來。又一個個都是汗臭，疲勞，煤烟，手脚的癱軟與要命的瞌睡。到第二天喫過飯，又穿起藍布衣。像永遠沒個休止。

駝背五叔和黑漢子他們談天，老是在這些人出去以後。兩個湖北佬不很愛說話，他們簡直還有什麼心事似的，好好的又在發楞。

駝背五叔愛抽烟又愛喝酒，可是他又禁止我買糖喫——說糖是不衛生的。他老叫我在自己箱子裏拿錢給他買酒。有一次我遲疑了一下，他就喊：

「怎麼——銅板不肯麼……小孩子怎麼這樣小氣的到了上海我還你呀！」

我把老酒送給他，他又叫我買下酒菜。

船過了安慶，穿灰袍子的湖北佬問駝背五叔什麼時候可以到蕪湖。這個把端起
的杯子停在半路上，自言自語的算算路程，又喝了口酒才答：

「唔，天亮時候吧——明天天亮時候。」

「天亮時候！」那個跟着他說一句，眼睛裏發着亮，又重復了兩遍。

穿灰袍子的把腿子縮到牀上，抱住兩個膝蓋在想什麼。過不了一會，又跟厚嘴唇唧唧啣啣的，不知說些什麼。

這一天下午，兩個湖北佬問人的時候很多，老是：

「到了什麼地方了？」

第三天一早剛從蕪湖開頭，我們這屋子裏出了亂子。穿黑背心的走到兩個湖北佬牀邊一看，馬上像自己掉到了個什麼深坑裏。嘴唇皮一烏，兩個紅得像火花一樣的面巴子肉，立刻褪了色。

「嘿，這兩個鬼傢伙那去了，這兩個……」他睜着兩顆大眼球來發急。一轉眼，就向門外衝去。

廁所裏，貨艙裏，四處都找到了，不見那兩個的蹤影。轉來的時候，他就絕望地叫：

「跑掉啦！這兩個傢伙跑掉啦，他媽的！」

跟着，紅鼻子也惶惶地跑進來，臉色不很平靜的問：

「找着沒？」

「到鬼地方找去——在蕪湖跑掉的。」

「那我不管，」紅鼻子扳着一張發青的臉子吼。「二七一塊四角錢歸你賠，你自己報告去！」

「哼！歸我賠？……沒有客人就上街拉，又不看清人，一塊八角的騙上船，等回子把人趕出去，勒着他們再來買鋪位——沒有錢的人當然跑囉……回頭祇說要我賠——沒這麼傻！」

「嘿，這小狗×的喫豬頭肉反教了！——茶房頭那裏落過簿子的，你不賠？」

「沒有這些個冤枉錢——賠哩！」

於是兩個大吵起來，紅鼻子的來勢很兇，一個勁兒在蹦蹦跳跳的。可是穿黑背心的也一點不讓步，兩個人，手扭着手的鬧到右隔壁那屋裏一個矮胖子跟前去，各訴說着各的理由。

矮胖子一身橫肉，兩個發着兇光的圓眼睛，在骨碌碌的轉。聽完了他們的話，就把兩塊嘴唇皮包緊着那排牙齒叫：

「豬頭三！豬頭三！」

他暴躁地一個給他一腿，不分皂白把那個踢翻在地下。於是，硬硬的皮鞋，揀着他們的肋下，臍下亂踢。倒在地上的兩個傢伙抽着滾着，除了叫爹爹之外，一點也不敢反抗。

「觸僚娘，兩個人都看弗住！」

矮胖子一面喘氣一面罵。把地下兩個踢成了滿身青疤，他的脾氣才小點兒似的。後

來，他一屁股坐到那條板凳上：

「娘××，塊四角洋鈔賠出來！」

我們同着湖北佬答應的每個一塊花邊的舖位錢，沒到南京就先交了——穿黑背心的挨了打，他怕我們又有人逃。

箱子空了，五串多錢押歲的銅板，除了給三串錢舖位，其餘都是駝背五叔買酒買烟用掉的。

「再有錢沒有？」駝背五叔問。

「光啦！」我搖一下頭。「什麼錢都光啦！」

駝背五叔橫我一眼，裝出個不快活的臉色，一個人嘟嚕着，說沒有錢給小帳。於是，他把臉子朝着黑臉漢說：

「麻煩，拖着個小孩真麻煩！——這是一位朋友託我的，下次再不上這樣的當了。」

黑臉漢微笑地點着頭，瘦女人對我使了個同情的眼色。

不知過了什麼地方，紅鼻子他們忽然又慌亂起來，穿黑背心的把我們藏到一張黝黑的舖上，叫大家不要說話，查票員來了。接着，那矮胖子跟了個外國鬼子和一個穿黑西裝的人進來。我們一點聲息也沒有，可是鬼子掏出個手電來，向我們照來照去。

不知怎麼，鬼子的電筒一亮，矮胖子那臉橫肉就驟然變成了土磚色，眉毛位置像給移動了，揚到了額上去，愈顯得底下這兩個驚惶失措的大眼睛，又黑又圓。他惶恐地瞧瞧四面，就趕急把臉子扭轉去向紅鼻子使眼色。這個也倉惶地先挨到門邊，瞟了一瞟鬼子，才射似的向隔壁屋子裏溜，可是給穿黑西裝的瞧見了——追了上去。不久以後，隔壁屋子裏十多個人和我們，都給叫到了一個空屋子裏。

「大家站到這裏來！大家……快！」穿黑西裝的叫。

「來就來，叫什麼？」隔壁屋裏一個和尚頭先跳出來說。「還怕你們喫人不是！」穿黑西裝的祇緊釘得他一眼。

鬼子一面把手裏的電筒向我們點呀點的——這自然是數我們有幾多人。一面又

攢起人中上的小方塊鬍子，亮着兩道兇光閃閃的眼睛，射在矮胖子身上，口裏哇啦哇啦，我可一個字也聽不懂。不過從那張要咬矮胖子一口似的臉和怪響的嗓音，看起來知道他在發脾氣。

矮胖子可完全像一隻老鼠跑到了貓跟前，嘴唇皮白得紙一樣，手脚發了瘧疾似的顫抖着，連全身的肌肉，也哆嗦起來。他苦着一張臉子看看穿黑西裝的口吃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駝背五叔不知是痛快還是怎麼，瞟了黑臉漢一眼，和尚頭的兩個嘴角向底下灣着，像討厭什麼似的。

最後矮胖子費了五百斤力似的轉向了鬼子，從牙齒縫裏迸出一句什麼——也是我們不懂的外國話。

可是對方不讓他說完，就把臉子對他一衝，像要打人的樣子。這個倒退了幾步，要不是我們堵住了，他簡直會摔下來。接着，鬼子怒吼了一句什麼，扭轉屁股向門外衝去。

這一來，彷彿就是矮胖子的致命傷，驚惶和慌亂，使他完全像瘋子，不要命般的跑上

去向鬼子作揖，一面又帶着哭音的向他說了許多做貓叫的話，可是不中用。最後他絕望地，看着穿黑西裝的，祇差沒有下跪的苦求着：

「我認罰！我……客人帶多了……請給我求求……我認罰！」

和尚頭可非常現神，眼睛看一下鬼子，又看看矮胖子，見他這樣苦求着，嘴裏就噓呀噓的。

「求他做什麼打呀？」我在肚子裏叫。

可是穿黑西裝的全沒有看我們，祇下死勁的橫矮胖子一眼，這個就又作揖，口角上冒着白沫：

「我求您……我……」

於是穿黑西裝的才趕上鬼子打了許多私人交道，硬把他拉轉來。

矮胖子拉長一張哭喪的臉，抽出自己的抽屜，把從我們這裏榨去的錢，都拿了出來。當這捲鈔票還沒有離開他手裏的那一忽，那雙充滿了恐懼和貪婪的眼睛裏，遲緩地，痛

心地，發出兩道留戀的可惜的光。可是他看一下對手兩道更刻毒，簡直有些像掠奪的眼波，馬上又小心地，顫抖地，把牠送到他跟前。

鬼子使勁地把鈔票從他手裏抓過來，向口袋裏一塞，又罵人似的噉了一句什麼。穿黑西裝的才向他做了個轉去的手勢，皮鞋又棗棗地響了起來。在門外還響着一句很生硬的北平話：

「這混蛋！」

我們回到屋子來的時候，矮胖子打了兩跄跟也衝進了他的屋子裏。和尚頭掉轉身子，一面向隔壁屋裏走一面喊：

「活該！」

到了上海，我提着這隻輕飄飄的箱子和被包擠上岸來，剛剛走過長饒，碼頭邊上站着大姊在叫我。我把什麼都丟在地下，姊弟倆跳攏來緊緊兒地擁抱着。忽然，一縷酸酸的什麼透過我的感覺，我再也不敢回頭去看駝背五叔。

集成四公

「啊，完了蛋了！完了蛋了！——誰想到這世界…… 嘖嘖！——這些天殺的男男女女都是天殺的…… 呃呃！他們欠着老子的錢就跑，天哪！不要饒放他們，不要饒放他們！——天哪！集成四公從地下清醒過來，外面全寂靜了，屋子裏燃着一盞豆大的桐油燈，他那失神的眼睛睜開來一看，就這樣抖肝抖肺的叫。

「來！」坐在集成四公身邊餵薑湯的那個小個子黃鬚鬚——他的堂兄弟芬卿秀才，把手裏的蓋碗放到桌上，向集成四公那個十三歲的大孫子五十招招手。「這回可以把他抬到牀上——輕些！」

躺到了牀上的老頭子，還在嚶語似的罵着人，反反復復叫天老爺不要饒放他那些跑掉的債戶。末了，咬着牙齒，「嚙吱」一叫，又昏了過去。

芬卿秀才對五十做個手勢——叫他把帳門放下，不要去驚動他。自己摸著桌子上那條尺多長的旱煙桿，吸燃一袋草煙才向小的又瞟一眼，輕輕地說：

「這些事情，都是你公公平日不聽我的話，自討的——他精明得有些過了火。別人老早恨得他牙癢癢的，他坐着泡屎倒不知臭。……臨到土匪來了，還在趕別人的豬。」

的確，集成四公的精明，在東華村一向就聞名他今年有了六十一，算盤還打得這麼精工；別人該他三個小錢利息，也得找補，沒有什麼「四丟六收」的。幾十年來，他平平靜靜放着債，省喫省用過日子，掙下了這麼二百來畝水田，還有千把塊洋錢走利息。

芬卿秀才和別人一談到他這位堂哥哥，就：

「這算什麼！他不管地方上的人埋怨他，要給兒子做牛馬——明兒我看他不能把這些東西都帶進棺材裏去。」

集成四公一聽到這些話，就反罵着：

「我真不明白他怎麼也是秀才，一點兒計算卻沒有……我給兒子做牛馬倒有分

寸，祇怕他明兒死了沒板埋。」

前年的大正月裏，大家才明白集成四公做牛馬真有分寸。他兒子在外面賭過一次錢，給他查着了：就咬緊牙齒橫一橫心，乾脆的把他趕出去。

「你不爭氣的壞坯！我辛辛苦苦一輩子，真的留下幾個錢來給你化不是……滾！給我馬上滾！」

兒子媳婦和五十，都跪到地下給他磕頭：

「爸爸！饒了他罷，饒了他這一回……他不再賭錢了，爸爸！」

可是一點也不中用，集成四公向桌子上搥一拳：

「滾！給我一起滾！你們夫夫婦婦都是敗家子……『枕頭邊上有一籮穀，死了還怕沒人哭』你們統給我滾！」

到底是他那個五歲半的第二個孫子——四喜，抱着他一雙腿哭了半天，集成四公才留下五十他們母子來。

兩三年來，他帶着孫子和兒子媳婦的過活，料理家事可更起了勁，他成天都在放債討債的，這麼丟了耙兒弄條帚，彷彿兒子死了一樣，全不記到這回事上去。

三天以前，集成四公到蔚林寡婦家去討債：一腿踢開她那張門，眼睛一鼓，獅子似的吼：

「你到底還不還債，你到底……地方上的風聲不那個，你就拖欠起來……不要開壞了例子，我是向來不管的。」

這位寡婦，彷彿給他逼得橫了心，她再不像上次那樣跪跪拜拜的說好話，牙齒一咬，乾脆給他一個不理。集成四公更牛氣，兜轉屁股趕着她豬圈裏那口百多斤的豬就走。女的散着一把長頭髮，呼天叫地追出來。可是這個不怕喫人命官司：一脚踢翻她在地下，這口豬就算他自己的了。

當天下午，集成四公蠻有興緻的走到芬卿秀才家去，吹自己討債的本事。可是他這位堂兄弟告訴他一個消息：土匪給官軍趕得沒路走了，要打東華村逃到平城去。

喊：

集成四公的眉毛豎直了，許多汗癥的臉子上變了色。剛等別人的一說完，他衝口地

「那——那——那不是我們東華村會遭殃？」

芬卿秀才嘴裏含着那條尺多長的旱煙桿，頸子沒動，祇冷冷地向他溜一眼。接着，把口清唾沫吐到地下說：

「東華村遭殃還消說？所以……我說你討蔚林寡婦這筆錢……地方上的仇怨你還結得少？別人正在等機會，你卻坐在鼓裏面似的——這時候討債，也不想。」

集成四公靜靜地聽着他這位堂兄弟的話，以先臉子發着青，伸起一隻手去搔後腦勺，後來就身子一挺，拉開着嗓子來喊：

「我怕鳥……家裏的陳穀賣完了，新穀還沒上倉。反正土匪祇打這兒過路，獸不牢的——他們有什麼機會可以等？要是怕的別人不舒服，還能放債，哼，怕結仇怨哩！」

「你不要這樣大膽的說，土匪獸不牢？你那些花邊都放給了罐頭小二和章胡蘆他

們這班人……自然囉，這個我已經聽你說得多了：『錢要借給窮光蛋，利錢多些。』可是你沒想到光蛋一到還不起債，就會放賴——這一次，你得當心他們跟着土匪跑！』

「笑話！集成四公截住別人的話頭，差不離身子都站了起來的說。『跟土匪跑，虧你怎麼想得出來的……他們都是土生土養在這地方的呀——跑到天上去？』」

「怕，誰都寫得有鐵憑鐵據的字在這裏，要是這也靠不住，可真沒世界了。」

集成四公那兩道蠻有自信力的眼光，直釘在他堂兄弟的臉上，一種瞧不起人的勁兒，使得他嘴角上兩條弧形的皺紋閃閃的。他又暗暗地在肚子裏罵了一句：

「書獃子這樣煩心，你才活不長久哩！」

接着，集成四公就蠻有把握似的跑回家去，大亂不亂地過着他的清閒日子。

唔，一到前天，他的樣子可有些不同起來。村子裏有了許多小夥子跑出跑進的，連章胡蘆他們也在內。集成四公到外面兜一圈轉來，就得自言自語的說：

「到底這些不安分的傢伙在搗什麼鬼？」

搗什麼鬼？那可祇有天知道。這個，使集成四公有些沉不住氣。他按捺着自己的一顆心去扒算盤，明明是個月息五分二，卻算成過年五分二了。他煩燥地把算盤一板，站起來在屋子中間踱，越踱越覺得許多事情都盤扭得要命，不過他到底不相信他那位堂兄弟的話——從祖宗十三代起，就沒聽說過土生土養的債主，會跟土匪跑掉的。

昨天上午，風聲又緊張了些，村子裏有飯喫的人家，偷偷地搬着家。有些連幾件破衣服和尿布什麼的，也用箱子裝到山裏去。祇有那些窮小子在嘻開嘴來笑，他們彷彿等着了鍋子裏的飯快要熟了似的。

集成四公咬着牙，一個整上午坐在堂屋裏那門邊上發楞：他把兩手捧着腮巴子，手肘擱在膝上，看着打階簷底下慢慢地溜進來的太陽影子。一會兒他又站起來，望望通李家集的大路上，眉毛一直沒有展開過。

四喜一個人在外面坪子裏蹦蹦跳跳的，那孩子找着條蹊田棍在手裏做槍，口裏吹着衝鋒號，直向頭門上跑來，集成四公一見眼，就有些不吉利的感覺，跳起身來蹶一脚。吼：

「沒出息的東西，你鬧！你鬧！——我得捏碎你的骨頭。」

小的嚇得一溜烟逃掉了，他就掉轉臉子向着他兒子媳婦嚷：

「你們走！你們走！到你娘家去住幾天來再說……小鬼頭在家裏怪累人的，還要瞎鬧……讓我和五十來守家。」

晚上，集成四公和五十悄悄地躲在家裏。先清理一些別人的借錢字和值錢的衣物什麼的，統統埋到山芋窖裏。後來公孫倆都脫掉衣服，用太平磚疊着那張頭門。直到末了，集成四公才發現豬圈裏那口豬沒個處置。

「怎麼辦？怎麼辦？——這口豬。」老頭子從豬圈邊上走回來，兩手一攤，眼睛睜得圓圓的，像個迷路的孩子。

五十不明白他的祖父怎麼發起急來，祇呆看着他，又不敢問。屋子裏倒顯得什麼聲響也沒有了。

突的，老頭子把腦袋一偏，像陡然想到了一個什麼解決的法子似的。可是不到分把

鐘，他又在搔後腦勺，那隻手半天放不下來，兩道眉毛中間，打起更多的荷包摺。

他覺得怎麼也安插不下這口豬。趕到兒子媳婦娘家去？夜半更深的，路也不近。讓牠養在家裏？要值大包花邊一條豬，給土匪殺去可不成。於是，他翻着眼睛看一陣屋頂，後來就傻楞在那裏，像呼吸都停止了似的。直到末了，集成四公使勁地抹抹頭髮，一屁股坐到凳子上，結裏結巴的喊：

「真煩人！真煩人！討了這筆倒霍債來真煩人！」

集成四公一個人暴躁着，可是他依舊得想個安插這口豬的方法。靜了會兒心，他才把一隻手向臉上一掃，除掉大姆指，其餘四個指頭都停在嘴唇上，下巴擱在手板心裏，默默地釘着前面的牆壁。過不了那麼幾分鐘，他的眼皮子忽然用很快的速度啓閉着，一轉眼，又把蒙在嘴上的那隻手向膝蓋上一拍——噠！

「我真傻！怎麼申屠戶那裏剛才沒想到申屠戶……」

接着，他旋風般的轉出門去。

二十分鐘以後，集成四公又回到了自己家裏來。臉色比先前平靜了許多，可是露出一種興奮以後的疲勞。脚桿軟軟的，彷彿裏面的骨髓都給吸空了：剛剛跨進門來，他把身子向椅子上倒，一聲不響，眼睛也無力似的睜着。他額上和眼角邊那些皺紋，在許多一塊黃一塊白的汗癥中間，格外顯得深陷起來。

陡的——拍！

什麼地方響了一槍，接着有人打嚙哨。

集成四公一震，像全身的毛竅都驟然給閉緊了。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肚子裏的那顆心，直向喉嚨裏亂跳，所有的神經，也給黃蜂刺了一針似的，敏感地覺察到禍事已經臨到了頭上。於是他全身的肌肉抽動起來，脚桿發着抖。可是他還拚命地壓制着這種恐怖，咬緊牙齒，剛想要到外面去看看，遠遠的地方忽然發出一聲喊：

「噤！」

拍！拍！拍！

集成四公猛地把身子對地下一蹲，兩手抱着腦袋。不到二三十秒鐘，他又放出那兩道機警的眼光，先瞧一下那張後門，跟着，猛撲到窗戶邊上去。剛剛一瞥，他立刻又瘋了般的衝轉來，吹滅桌子上的燈火，公孫倆緊緊地抱在一個角落裏。

「五五五……五十，不要響！外外……而……五十！」

五十也覺得全身抖得難過，他祖父抱着他，他就把全身縮到祖父懷裏。可是老頭子的呼吸，像夏天剛爬過了幾條高嶺那麼短促，耳朵貼在他胸窩上，聽得什麼地方在築土牆一樣的響，連五十的頭也震動了。

「公公……公公！」

他祖父沒答應他，祇有嘴裏的牙齒咬得「啞吱啞吱」地叫。集成四公的筋肉都彷彿越縮越緊，五十給他撞得要張開口才能喘氣。他想從他懷裏掙出來：身子一動，他就生怕他逃掉似的——撞得更緊。集成四公的全身發抖，震得背後的板壁，哆嗦得也像發了瘡。他一面唸：

「迴龍山……諸佛菩薩……救苦救難……消災消厄諸佛菩薩，土匪不要來……
土匪……匪！」

忽然，對面山上有道手電一閃，五十看見他祖父的臉子青得像塗了層藍靛。同時那唸佛的聲音立刻給刀子截斷了的一樣，嘴唇貼在五十額上。

靜默。

五十把身子再轉一轉，老頭兒嘴裏又唸起來了。剛剛喊出一句「諸佛菩薩」，遠處又起了震喊，李家集那方面的狗沒命地叫着，他就沒再唸下去。五十趁這會兒掙脫他的懷抱，透出一口深深的長氣，覺得全身發酸。

深秋的夜風，撼着樹木在哆嗦，像有整千整萬的人，從東邊跑到西邊，又打西邊跑轉來，迅速地，狂暴地，在屋子的前後左右，吹着緊心的唿哨，使人皮驚心跳的。

「來，五十！」老頭子頓了一頓，嘴巴貼到他孫子耳朵邊上，咬住牙齒，很沉着的說。
「這屋住不成了——今夜。」

於是公孫倆在漆黑的角落裏轉動一會，相互地扭緊着衣襟，鎖了那道後門，才偷偷地摸到豬圈背後的草堆邊上來。打豬圈旁邊走的時候，集成四公還站了一忽，和人對話似的說：

「菩薩，今夜和明天你都不能保明天——僅僅明天這一天，殺掉這口豬就行……
菩薩！」

四面的夜風依舊在號陶着，什麼反應也沒有。

集成四公躺在草堆裏老翻着身，他豎起耳朵來聽外面的動靜，遠的地方，時不時傳來着槍聲，喊聲，風聲，還有那口豬打出的鼾聲。他覺得耳朵裏這些聲音都在不斷的變換，有時變得像人哭，有時又變得像老虎叫，全是那麼淒楚地，尖銳地，都打進他心裏。他翻來覆去聽了大半夜，就翻來覆去想着土匪是不會到他家來。末了他簡直擔心着全世界會在這些聲音中間毀滅掉。

雄雞啼過兩次了，五十還覺得他祖父的皮肉發着燙。他嚙語似的喊菩薩，又嚙語似

的說着明天，申屠戶，土匪，豬，這些字眼。不知什麼時候起，五十才沒再聽這些字眼了。

今天一早，太陽不慌不忙的又爬了上來。集成四公從草堆裏伸出頭來一看，什麼都還是平日一樣的安祥。他睜着一雙懵裏懵懂的眼睛四面瞧瞧，差不離要疑心自己昨夜是做夢。

集成四公一骨碌爬起來先去看一看那口豬，然後換了一件又髒又爛的夾衣從後門口繞出來。

「唔，得出門去探探風聲，看李家集到底怎麼了！」他自言自語。

可是他不敢走大路，祇繞着屋下首那堵籬笆底下向村子裏的禾場上走去。他極力裝着一個滿不在乎的勁兒，走得很慢。可是一到那些拐彎的地方，他總是賊頭賊腦，亮着兩顆發光的眼睛，得先看清前面有什麼尷尬人在那裏，然後才走。

村子裏各家各戶的門都閉得緊緊的，路上沒有一個人走，祇有他家裏餵的那條大雄狗——阿黑，這時候不知打什麼地方跑攏來。牠看見牠的主人很親熱：一面跳，一面向

他擺尾巴。不過牠的主人今天有心事，沒去理牠。

路旁邊盡是枯草，昨夜的风，又搖下了許多黃葉，飄得到處都有。一些露水沾到黃葉和枯草上，眼淚似的。集成四公認為這些都是要遭大劫的預兆。他不自覺的嘆出口氣：

「啊！我們這村子裏，這村子……菩薩保佑！要靠菩薩保佑。」

他慢慢地踱過那節石板路，剛要走進禾場，一抬頭，看見那邊有幾個人圍做一堆，在唧唧啣啣的。集成四公一愕，猛的殺住步子，把身子藏到籬笆底下。他拔開兩邊那些竹葉和水珠柴枝子，先伸出腦袋去瞧瞧，認得那是他的堂兄和惠二公，覺生大娘——都是村子裏幾個熟人，才噓出一口氣。於是他又裝個閒散的樣子，向那邊走去。

惠二公他們正在說昨夜李家集的事情。覺生大娘插進來：

「阿彌陀佛，昨夜裏還是些流氓鬧事麼？我還說李百萬家裏給搶掉了——聽見那樣的放槍。」

「哪裏是放槍？——紙爆竹！」惠二公的兩手一攤，鬍子翹得高高的。「地方上的流

氓要『趁着濁水裏面來捉魚』放些爆竹想嚇跑李家集的人，可是沒做得到。一到天亮，溜的溜，逃的逃，都跑光了……聽說李百萬今天預備到縣裏去請兵來鎮壓……其實土匪還隔得五六十里，他們在大隴屯設火線，要和官兵拚命。如果敵得過的話，還不打這兒來哩。」

「嗯，到底是流氓！我還怕真的土匪來了。」芬卿秀才說。

集成四公聽了一喜，忽然有個奇怪的想頭在他腦子裏一閃：他希望大隴屯的土匪把官軍打敗，或是趕到大隴屯那邊去幾百里，全夥兒的做了追擊部隊，他可用不着再去煩心。

不過這想頭他沒有聯續下去，就又在誇着李百萬的見解不錯：

「要鎮壓流氓，這主意多好！李百萬……李百萬……地方上如果沒有流氓，土匪就正眼兒也不敢瞧東華村。——那，不是他們的致命傷麼？」

忽然，集成四公懊悔起來：自己不該去想這些，耽擱了聽話的工夫，說不定他們還有

很好的消息。他剛想要再站攏去一些，聽得更清楚點，祇見蔚林寡婦那個潑辣貨扭呀扭的走來了。她一攢到人堆裏，就又跳又嚷：

「大隴屯來的人說，土匪馬上會到這裏來，一路上全是他們的人（她瞟集成四公一眼。）這地方，有錢的不要快活，沒得的也不要愁……老娘辛辛苦苦餵口豬，倒給那些老砍頭的牽去了！——哼，等着瞧吧！」

大家的心裏都有數，覺生大娘把膀子碰碰隔壁那個麻臉婆娘，又和惠二公眼對着眼的笑。

集成四公以先裝耳聾，後來就把腦袋掉開去，連一個人也不敢看。可是他那許多汗癍的臉上，變成了豬肝色，還有些發酵。不過他再沒有勇氣拿出那討債的本領來打人，祇搭訕地向李家集的大路上踱去。

「娘的，你們一夥來對付老子？」集成四公沈重地踏着步子，像報復。「說的說，笑的笑，以為我不知道你們這些心眼兒……老子馬上得去和李百萬打商量，連你們也要做

流氓辦，叫你嘗嘗四公公的手段看！」

接着，他想要怎麼樣的去見李百萬，是不是得說自己和他合夥到縣裏去請兵，或是買槍來練自衛隊，把這些男男女女的地痞都趕跑。不過他同時又記起李百萬是個不好惹的，像那大前年自和他合夥辦團練，吃過他幾百錢的苦，已經賭過娘咒不再幹了的。

「唔，這個這個……」他的步子停了下來，那隻右手又在搔後腦勺。「這個還得斟酌！」

集成四公在路邊上楞住一會，得出的結論是：

「唔，不要傻！和李百萬合夥，要化一筆大花邊的。何苦來呢？反正家裏祇有這口豬，已經和申屠戶說過的——今天殺……他娘的寡婦和惠二公他們這班人，總有一天要落到老子手裏來。」

他這樣打定了主意，想馬上回去把豬圈裏的豬趕到申屠戶店裏去，剛剛走到橋邊，看見小河灘上有一泡狗屎。集成四公站住了，他臉上閃着笑容：

「嚇，怕有斤把——這泡狗屎。哪家的狗拉的！」

他很快地跑到河灘上去，鼻子嗅呀嗅的，鼻脊梁上那些皮肉就聳成許多的人字紋。他覺得狗屎的氣味並不難聞，也不如那些小夥子說的髒。這有什麼？放到田裏種得稻子出的，總是好東西。

集成四公暫時把那些土匪，豬，流氓，都忘掉了。他蹲到狗屎旁邊看一眼，認為這一定是他家的阿黑拉的。——別人家裏的狗祇餵山芋，屎是白的。祇有阿黑，反正是五十他們兄弟不知道米糧來得艱貴，有時會瞞得他餵些飯。——一定得弄回家去。

可是今天沒有帶收糞箕子來。集成四公楞一楞，趕快跑到上面的蓮塘上去，摘一張荷葉來把牠包着。於是他提着狗屎，像提着一個糖包似的打原路跑回家去。

一到家裏，集成四公就發脾氣——五十剛從那草堆裏起來坐在後門口。老頭子把狗屎扔到糞缸裏罵：

「沒出息的東西！太陽晒着了脊背，你才起來——不要享早了福……一大早的工

夫，連糞箕子也不提一提，讓阿黑的屎拉到河邊上；明兒我一死，你會連腦殼也管不着的！」

小的站起身來，一聲不響，把隻左手的手背去擦眼睛。微風從背後拂着他那腦烏黑的短髮，覆到額上，像一堆披散的亂草。

「你獸在那裏想死？」老頭子站在豬圈邊上回一下頭。「還不來把豬趕到申屠戶店裏去，土匪來了看你……賤坯！」

公孫倆趕着那口豬到了下面街上。

跨進申屠戶那張店門，集成四公馬上換個笑臉——他生怕申屠戶也狡獪：推說着地方上的風聲不好，不殺這口豬，那就糟糕。不過他那笑臉上的兩個眼球，還網起不少紅絲子，帶着幾分憤怒的餘威。

「早呀，申老板！」

先招呼申屠戶一聲，他那一顆心就跟着蹦起來。他拚命地調勻呼吸來等那個的答

血捧進盆子裏去，見裏面有些泥土，就去再找隻盆來。一刻又趕開兩邊那些野狗，自己跑到前面的橋邊上去，向家裏的阿黑招手：

[O zo-zo-zo-zo, o-zo-zo]

阿黑和一隻出山的麂子樣的，亡命地奔過來。牠主人就一直帶着牠走到那堆血跟前叫牠吃。申屠戶在抿着嘴巴笑，集成四公小聲兒的嘟嚕着：

「笑——有什麼笑頭，淌在地下的血，還讓別人的狗喫？」

申屠戶使着全身的勁在刮豬毛：「Kua! Kua!」這個攢一下眉毛，就嚷：

「使這樣大的勁，你以為沒過秤的——豬皮都給你刮掉了！」

那屠戶停手，向他橫一眼，這個才閉了嘴。

五十不知跑到哪裏去了，老頭子叫過幾次，沒聽得答應，他就預備今天晚上要結結實實搵他一頓飽的。可是等到他在桌子上數申屠戶交來的豬錢，五十從外面不要命似的奔進去：

「公公快逃快逃！土匪來了！土匪來了！」

集成四公的全身一震，不自覺的站了起來，他臉上立刻現出土磚色，嘴唇皮發紫又發青，一面哆嗦着。

「來了！他叫。『真的來了！』」

辟拍！辟拍！——兩邊店子裏關着舖門響。忽然，一陣驟雨似的腳板響，大夥男男女女，從街尾巴上向東頭湧去。可是一聲喊叫也沒有，恐怖和靜寂充滿了空間。

集成四公一面抖，一面用大拇指向嘴裏蘸蘸唾沫，數着手裏那些沒有數完的鈔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他把牠們捏在手裏，似乎還耽心着數目沒有數得清。可是已經來不及數第二次，糊亂地向褲腰上的板帶裏一塞。說：

「尾數改日算尾數……」

集成四公不等申屠戶的回話，一把抓着五十那條臂膀，向門外衝。可是腳桿有些發

軟，害了腳氣病似走不起來。他咬一咬牙，幾個跟跄撲到門邊上，外面路上已經走不通了，他才奔轉來打後門口溜出去。

到了申屠戶店後面的那些瓜棚土裏，集成四公立刻伏下來，在地上烏龜一樣的爬。爬到籬邊，他才蹲着，用一隻眼睛打那些篾格條裏瞧出去。五十不知他瞧着了些什麼，不過看見他兩手抓着的那堵籬笆，登時顫抖起來。還有他的牙齒碰牙齒，發出「軋軋」的聲音。

[Didada, didada]

陡的，街口子邊上有軍號。集成四公一翻身，命也不要似的向左邊那山上逃。他聽得屁股背後有腳板響，自己的那顆心，直向喉嚨裏蹦。他亡了命，不管腳底下絆着柴草和石子，一個勁兒向前奔去。「咕咚！」——他跌倒了。五十追上去兩步：

「不要慌！他們沒有來，他們……」

可是老頭子像沒聽見他的話，等這個把他撿起來，又弓着脊梁在那些柴草裏面黃

鼠狼似的亂鑽。剛快到自己的屋邊上，他的堂兄弟芬卿秀才在山底下招手：

「快來，自己家裏回去不得了……蔚林寡婦和你那些債戶剛才帶着許多人打了進去。」

集成四公和中了子彈似的，一個跟斗從山坡上翻下來，他的堂兄弟和五十攏去扶他，可是他有些站不牢，接連跌了幾交，芬卿秀才拚命地把他拖進屋裏去。

芬卿秀才先把屋子裏的門插好，然後告訴他這位堂哥哥：「剛才土匪進村子裏來，是章胡蘆領着的。蔚林寡婦和他的許多債主罐頭小二他們，把人全帶到屋子裏去。」

「蔚林寡婦還說要放火哩——她見沒找着你。」

「放火？」老頭子從凳子上跳起來向門邊衝。「我去！我去和這騷戾拚命——我不怕！」

五十一把扭住他後衣襟，芬卿秀才又幫着把他按到凳子上。可是這個在爆燥地跳呀嚷的，芬卿秀才一面喘着氣，一面叫他不要嚷，但他怎麼也不行。

忽然，村子外邊發出一聲喊，百十口聲音，聽去像一鍋滾水，老頭子閉了嘴，他掙開五十他們撲到窗戶邊上：見隴頭上許多陌生的人，穿着雜里骨董的衣裳，不軍不民，水浪子似的在流着滾着。前面的沒有走完，後面的又湧了上來，接二連三的像一夥野鴨子。

集成四公看着，嘴巴張得圓圓的，眼珠子也差不離要突出來了。猛不防從他自己的房裏又出來一大夥人，抬着箱子籬筐的，一路喊一路跑，都抬到禾場上去。蔚林寡婦帶頭，她叫：

「可惜可惜！今天他躲過了這一刀！」

章胡蘆接着嚷：

「一定躲在申屠戶店子裏，剛才在殺豬，我們找去！」

一聲吶喊，幾十個人向底下那街上湧去。集成四公認得這些人都是他的債戶和個戶，還聽得他們遠遠地喊：

「我們把他捉了來——剝皮！等着他多久了，今天還讓他逃掉麼！」

集成四公嚇暈了，他伏在窗戶邊上一動也不動，頸子縮進兩肩窩裏去，臉上變成了死灰色，祇有額上的青筋在跳動着。

章胡蘆他們全跑了轉來，沒找得着，各人的臉子都板得鐵一樣，不像去時那麼興高采烈的。有些還把頭低下來，像一個孤注賭輸了。蔚林寡婦彎一下腰，打開一隻箱子來，把裏面的衣服分給覺生大娘他們。集成四公的眼睛裏祇差沒有冒血。他叫：

「啊，他們把山芋窰裏的東西都翻出來了，我要……」

芬卿秀才趕急把一塊溼手帕攥住他的嘴巴：

「老子，叫不得的叫不……祇隔這樣一點遠！」

外面禾場上的章胡蘆，又從箱子裏抓出一大把字據來，一條一條的撕得粉碎。一面喊：

「這是集四老頭作孽的憑據，今兒來毀掉牠！」

那些稀碎的紙頭在空中亂飛，集成四公彷彿全生命都給毀碎了。他死命地想拉開

嘴上那條溼手帕，可是芬卿秀才把牠拉得更緊。他又瘋子似的踢着他堂兄弟，這裏的兩個按着他動彈不得，他就祇有急喘。

章胡蘆他們在禾場上把那些箱子和籬筐裏的東西都散光了，幾十個人就都扮得軍不軍民不民的，跟了那些陌生的傢伙走。罐頭小二還站着沒有動，有人向他拉一把說：

「跟着來呀，傻子——這地方你還站得牢？」

於是，這一大批的男女，挺着腰子向隴頭湧去。

集成四公把所有的生命力集中到兩條臂上，使勁一拉，掙開了芬卿秀才的手就向門外衝，可是衣袖筒抓在五十手裏，他再向前面一撲，用力過猛，身子翻到地下，昏了過去。等到他清醒過來，黑夜已經把全村罩得死沉沉的了。

古記。

橙黃的太陽，打後門口曬進來：照得洗過了兩大盆衣服的松一裁縫嫂全身發燙。她就一屁股坐到鍋邊的板凳上，提起衣襟子的下擺的兩角，向臉上一拉一拉的。看一眼她丈夫說：

「今天下午那褲子做好了，你就給毛貴改改他爸爸那件衣罷！真是的，這孩子吵了多少次，你老給他一個不理——哪個三月裏還穿棉袍子的！你想？」

男的坐在案板跟前絞褲腳邊子，沒有理她。他的精神全灌注在自己的針線上：右手一抽，身子就跟着擺。

「我說，這衣服遲早得改給他穿，留着有什麼用？——死鬼身上剝下來的哪，袖口和

領子都花了。」

「留着有什麼用？」松一裁縫跟着他女人說一句。「這樣一個古記都不留了麼，你說？」

女的知道這事情又是盤扭，臉子一扭，就看着後門外那盆浮起許多肥皂泡沫帶着黑灰色的髒水，半天沒有開口。等到男的把老花眼鏡取來發楞，才嘟嚕着說：

「哼！留古記。到底留着人好？還是留着衣好？……這樣暴寒暴熱的天氣，孩子穿起棉衣檢花石。①一剝掉，就一個赤膊——要是着了涼有個三病兩痛的話未——我看你弟兄倆都祇有這樣一條香爐腿！」②

沈默。

① 錫砂的護壳，為礦工所丟掉的，一些窮小子拾來，成色的，七十八噸可以練一噸錫，差的，百把噸才能練一噸錫。

② 後裔。

後門口的太陽斜到案板跟前的凳脚上了，女的記起昨天洗的衣服還沒送去，就緊繫着兩個大包，肩上揹一個，兩手抱一個的，打這條煤屑路上向唯益公司走。男的溜着眼睛，瞅一下她的背影，又戴上老花眼鏡專心專意去對付手這針線。

線像有點兒澀，針也鈍了些似的，他就把牠們向頭上這腦枯燥的頭髮上擦擦，又塗了些洋燭到布上。可是手上的工作還是遲緩得要命！

他煩燥地向案板上一丟，眼睛打左邊窗櫺子裏瞧出去：唯益公司那個幾抱圍的紅煙囪，驕傲地撐在半里路以外的山脚上。牠吐出一道濃郁的黑煙，蓬蓬勃勃的騰上去，像是要把這龐大的礦區，全罩到牠這張黑幕底下，牠纔甘心。這個看了一會，又把眼光收轉來，想繼續自己的工作，可是兩個眼睛不自主的射到了對面板壁上掛的那個籐心提包，就長長地噓出一口氣：

「啊！」

一條褲腳邊子絞好之後，這套衣服完全成了功。他把牠摺成一個長方形，壓在一細

碎布底下。正要找點別的事情來做，眼睛第二次碰到了這個籐心提包上，於是他楞住了。是的，他把籐心提包安頓到這上面，已經兩年多了，一直沒有移動過牠——這是他的兄弟松二一死，弟媳婦在故鄉改嫁以後的事。

那時候的毛貴，纔十歲，他不知道這裏面裝得有他爸爸的什麼東西。都是自己的女人不好，前幾天毛貴嚷着熱，她就攛掇小的說：

「你爸爸還有一件夾衣在這提包裏，你要伯伯改給你穿。」

小的吵過四五次，他一直沒有答應。剛才她又提起，松一裁縫本想發作幾句，可是一轉念，又怕孩子的棉衣一脫一穿不得時，真的弄出了什麼毛病。自己沒生兒子，老來無依靠事小，可對不起他的兄弟松二。

提包上掛着許多斷縷似的蛛絲，久年的煙屑黏在上面，變成一根一根像些很粗的黑麻線。微風盪了過來，飄得牠們在空中掙呀掙的。

松一裁縫站起來了：他的脊背僵僵着，瘦弱的個子，自從前年害過那次傷寒病，頸子

一直祇有那麼一把粗。他把提包取下來，從裏面找出一件又骯髒又寬大的黑老布短夾襖放到案板上。伸手一翻：猛的一股霉臭味夾着一股血腥氣衝進了鼻管裏，身子一仰，他立刻觸了電似的，向背後的椅子上倒去——

嘩！

靠背椅子斜躺着松一裁縫這個驟然失了知覺的軀殼，臉上發出死白，眼球向上面翻着，兩個拳頭捏得緊緊的，祇有人中上的肌肉在抽動。過了那麼杯把茶久，他的腦袋像快壓氣的人在脫節一樣的轉動着。可是沒有幾下，又入了暈迷狀態。

唯益公司那張鐵欄柵邊上走着毛貴和他的伯母。太陽把一長一短的影子倒到兩旁這些麻石上，像善才童子跟着觀音娘娘的那幅畫圖。他們有說有笑，女的給他揩着那個裝花石的背籬，他就把棉袍子脫下來橫搭在肩上，兩個人踏着煤屑路擦呀擦的走向家裏來。

女的跨進自己這條門檻，向案板那邊的椅子上瞅了一眼，可是她丈夫的臉子給案

板中間吊的那條小竹桿上搭的線呀，布疋什麼的全遮住了。她就一徑送了花石到裏面屋子裏去；成色好的提做一起，又把牠們一糶一糶的壘到角落裏。

毛貴把肩上的棉袍子摔到舖上，一看見案板上這件衣，跳起腳來叫：

「伯伯，這衣服是改給我穿的？這衣服……」

椅子上的那個沒有回聲，祇把腦袋又轉動了一下，似乎清醒了些，不過還是沒坐起來。於是毛貴抓起這件衣披到身上，蹦蹦跳的到了裏面的屋子裏：

「伯媽，看伯媽……」

「阿呀，小老子，怎麼就穿着的？——這上面有血哪……趕快送給你伯伯去，叫他拆下來洗洗，改改再穿……」

可是小的不把話再聽下去，馬上打斷她說：

「血，怎麼來的？——是不是我的爸爸跌了一交碰壞了鼻子？」

「少說話……送去叫他馬上拆——快去快！」女的一個勁兒在對付手裏這些石

塊，隨口說。

毛貴來到案板跟前，摸着剪刀就想自己動手，可是大襟子右邊的裏層和外層先有一條寸多長的小縫開在那裏，他就把兩個食指插進去一拉——嘶！一張摺得四四方方的字條掉到了案板上。

「嘿，這裏面還有字條！這裏面……」孩子像發現了一大糰花石似的叫。

松一裁縫猛的給全驚醒了，右手一伸，身子也跟着坐了起來，圓眼突突的看着毛貴：「給我給我！」

小的還在懷着打開一包口香糖似的心情，想去揭開紙條，可是給他伯父一把從他手裏奪過去，攤在案板上。

老伍，老朱，老柳，先生閣下吉（急）報文書。（旁邊一路擠擠密密的圈）敬稟者：他們下午在公司李（裏）說了話，喏，昨夜李（裏）大家在七里江打計告【商量】要清

(請)老板加工办(錢)他們都少(曉)得了啫這柴(些)亞唔稼啫【新化人罵人的土話,與「媽的」同義】明天要來逮人,今夜李(裏)大家多(脚)板高老馬離由(汕)吉啫!【新化土話,快逃的意思】至要!至要!不馬離由吉,大家會逮去了啫。至要!至要!千萬千萬跪清(請)

金安!

李玉三跪稟

註：標點及○□以內字句，作者加的。

字條擺在案板上，松一裁縫用兩手按着，生怕牠逃了似的。兩粒眼睛快突了出來似的，直釘在上面這些歪歪倒倒寫得不齊不整的字行裏。他把個食指指着黑字，腦袋一上一下的在移動着。等到移到了左邊的最後一行，就慢慢地伸起一隻手來，摸着自己的太陽穴，手肘擱在案板上，眼睛望着窗戶外邊那些給太陽塗滿了金色的山峯。

太陽穴上的許多青筋，一條一條的突起來蚯蚓一樣，眼睛給膠水膠在眶子裏一樣：

呆的。毛貴悄沒聲的溜開去，他明白他伯伯的老毛病又發了：——每一次和伯母吵嘴，或是沒有了錢買米，都是這樣楞着的。他偷偷地告訴他的伯母，女的就把兩個嘴朝底下——

「管他哩，這又是不肯改那衣服發的傻勁，過會子就好了的。」

她的聲音並不怎麼小，可是男的一點也沒聽見，用原來的姿勢跌在那裏，臉色變得發青。這時候，他祇覺得天是那麼旋着，地是那麼轉着，眼前的一切，全不是現在這個裁縫店裏，還是兩年以前，自己害傷寒病躺在他弟弟松二住的那個草房子裏。

這房子裏空空洞洞一張桌子一張牀，還有些破爛爐鍋什麼的。自己躺在牀上，口渴得要命，眼睜睜的看着桌子上那盞煤油燈，等松二回來給他水喝。他的骨節縫裏都像有條什麼鐵籤子在鑿，頭是暈的，嘴巴像快要吐出火來。翻一個身，又翻一個身，要想掙到門邊的水缸邊上，可不能。

他已經聽得唯益公司的練廠裏放過兩次氣笛，同着松二在一個洞子裏打砲眼的

老王他們已經在窗戶底下啦哇啦哇的說着話走了攏來，他就：

「松二松二！」

沒人答應，脚板響了過去。

「唉，這鬼東西，看着我病在家裏，放了工他還不回來。」

一直等到練爐廠裏放過了九點鐘的汽笛，他又在牀上打了幾十滾，才暈迷地把臉子朝了裏面躺着。

陡的，那張黏着報紙的竹籬笆門，輕輕地推開了。走進來一個穿着一件黑老布短夾襖，身高膀粗，臉子方方的，眼睛顯得有點兒微突的苗實工人。他把手裏的一條砲鏢和一個鋼鎚放到桌子上，很冷靜地問：

「怎麼樣，今天？」

① 工區裏界下等的屋子，用竹篾挾成門戶，上覆木皮稻草。

② 洞子裏打砲洞的鋼條鏢子。

他翻了過來。

「啊！松二，你你……你……給我一點水給我……！」

這個一聲不響的舀了一大碗水給他。

「再給一點吧，松二！」

松二又舀了一碗來，就抓出了牀頭前那個瓦罐子來熱飯吃，一面把牀底下的杉木皮尋出來在縛火把。他那額上黏滿了砲洞裏濺出的石灰末子，全臉上閃着油光。

「這是做什麼，松二？」

「等刻還要出去一回。」

「出去？」

病人閉了會兒嘴，先哼了兩聲，然後說：

「你不救救我麼？你……看着我病成這個樣子了，半夜深更還要出去。」

沈默。

「唉！又歇一會，他翻轉來朝外面躺着，歎了一口氣。

「救救你？——還有很多的人要救哩。」

松一裁縫把那雙已經病得陷落了的眼睛睜起來，圓突突的轉了幾轉。屋裏那盞煤油燈光亮變成了殷紅色，沒有一點聲響。

嚼着白飯的松二，太陽穴上的大筋起伏得很快，他像是吃完這一碗飯，馬上得逃兵慌去似的。可是他那對微突着的眼睛，並沒看着飯碗，祇釘在前面的牆壁上，在想什麼樣的。

松一裁縫看一眼他的兄弟，可又不敢問什麼，就把一雙手摸着自己的額角，額上燙得像燒紅的烙鐵，連自己也感得到。

忽然，吃着飯的嘴巴停住了。松二的腦袋一側，在用心聽外面的什麼響聲，嘴裏還塞得滿滿的，像長了兩個大魚腮。

「誰！」他同時站了起來，眼睛看着右邊的門口。

門邊上，顯出了四個大漢，有兩個頭上纏着黑布包巾，後面兩個，一個穿藍衣服，一個缺嘴唇。他們每個手裏，提着一條長長砲鏝子，金剛似的攔着那條門站着。

松二嚥了口裏的那口飯：

「找誰？」

右邊那個細黑包巾的兩個鼻孔一掀：

「哼，還有找誰——找你！」

「找我有什事？」松二的臉子朝着來人，身子掉轉一步，把脊背靠着牆壁。

「剛才李玉三給了你什麼東西？」門右邊的那傢伙說。

松二的臉子一黑，猛的眉毛都像跳了起來的揚高了。可是他嘴裏的話還是答得很

快：

「李玉三？我不認識什麼李玉三。」

後面那個穿藍布褂的插了出來：

「你不認得李玉三，剛才你們在頭台洞那個土地屋邊上說的是什麼？他已經逮着了，你們要加錢，昨天晚上去過七里江，他都說了出來……朋友，是好傢伙就值價●一點，趕快把信交出來！」

「沒有什麼信不信，」松二瞟了一眼桌子上的鋼鑿子，一面說着，一面把左手裏那隻飯碗換到了右手裏。「李玉三說的，你們找李玉三去。」

站在右邊那個縛黑包巾的瞟了左邊的一眼：

「搜！」

一句話剛落韻，松二的右手一抬：

嘩啦！

那隻碗全碎了，後面那個穿藍布衫的倒到了地下。兩個打黑包巾的把手裏的鋼條舉起一齊向松二搶來，這個摸着桌子上那鑿子一擋——

● 乾脆。

咚！

火星直冒。

房子裏像有幾條牯牛在相鬥似的咚咚噹噹，祇聽一片傢伙響。松一裁縫從席子上掙起來，又跌下去，這麼着掙扎了四五回，他可再也爬不起來。他縮在那個角落裏抖做一團，臉子掙得緋紅，嘴裏的氣就做牛喘。

「強——強盜——盜快來！」

「大家救救強盜！」

突的，松二手裏的鑿子擋開了一個打黑包巾的攔腰衝來的鋼條，跟着飛出一脚，那傢伙隨着脚尖倒了。這個趁勢向門外一衝，可是缺嘴唇站在門邊把兩手一揚：

罰！

松二仰天一交，像摔倒了一堵牆。頭上的鮮血直冒，雪的白腦子滾了出來。

「哎！」松一裁縫尖叫一聲，從牀上蹣到了地下。剛才給松二踢翻在地下的那個爬

起來，拉着他一條腿向那個放着飯鍋的牀頭邊上一摔，他就一翻身跳了起來，踢開背後
的椅子叫：

「救命！救命！強盜！強盜！」

猛的，松一嫂從裏面屋裏衝出來：

「什麼？什麼？你瘋了麼——你？」

男的睜起那雙又驚惶又懵懂的眼睛一看，見他的女人緊緊地抱住他亂搖，毛貴也
幫着在叫伯伯。同時裁縫店裏左右隔壁的人全圍了攏來。他再看看四面，一翻身伏到
了案板上，那滿是血蹟的黑老布短夾衣上，全身都抽動起來。

報復

三月。

晌午的太陽照到了臺階上，妮娃兒蹲在地下看了一陣黑螞蟻搬家，腿子有點麻麻的，就站起身來，忽然，小腦袋一擡——望望鯉魚塘那邊的麥田裏，她跳起腳來叫：

「姆媽，快來馬喫麥子馬……黃狗快去咻呀咻呀——快去！」

躺在工字屋裏的黃狗爬起來，耳朵一豎，撒開四腿向鯉魚塘掠去。那橙黃色的身子穿過這堵碧綠的竹籬，就像一隻出山的麝子。

仁山嫂從雙合門裏衝出來，手裏拖條火叉，壓尖着嗓子罵：

「哎，這是舜雞公，從哪裏借來的老祖宗，又不看管！——麥子給喫光了！麥子……」
 拐過屋角，她就像亡了命，放開大步，緊挨着籬邊的小石子路上向鯉魚塘奔去——
 大屁股擺得和篩米篩一樣，那腦翦得不齊不整的頭髮，在後頸彎裏一掀一掀的。

黃狗的腿子紮直了。全身一低，肚皮像從路上拖過去的，一近麥田邊上，四爪更翻得騰空似的快。

「咻呀！咻！黃狗快咬！黃狗……！」

狗叫着。人聲喊着。麥田裏的馬把頭一揚，鬃毛披散得像條大風刮亂的草屋脊。跟着，那兩條後腿一彈，泥土拂起來幾尺高。仁山嫂還隔得三四丈遠，把手裏的火叉照準馬屁股上摔去，那畜牲長吼一聲，向舜雞公家裏狂奔轉去。

仁山嫂跳進麥田，身子一彎，拾起那條火叉，迎着馬屁股背後揚起的塵土，一直追到了篤本堂的大門邊上。

「舜四爺，看你你你……你借來的馬——把鯉魚塘那田裏的麥子都喫光了！——」

別人一年的陽春，怎麼給你喂馬？現在……現在……」她站在那階簷底下，這麼喘聲喘氣的嚷。她的臉子齊耳朵根起漲得通紅，周身給毛蟲爬過的一樣，又癢又燙。

這位禿腦頂小個的舜四爺，正預備進老虎冲山裏看杉樹秧子去。他站在那滿掛着「直隸州知州」進士「候補縣正堂」……這許多牌匾底下的頭門口整理衣服，一聽到「你借來的馬」那個「借」字，就給誰打中一拳似的難過。他把腦袋一低，讓別人哇啦哇啦說上一長串，自己祇裝作用心用意，在繫頭上那胡斗笠的纏子，又把身上這件夾袍子的大襟摺成個三角形，紮到腰帶底下，然後才學着他那位堂兄弟岩區長說話時候的派頭，正眼兒也不看，冷冷的說：

嘿，我還怕真的出了什麼天大的亂子，值得這麼大驚小怪的……噢，掉點子麥子算什麼？——牠是畜牲呀！

女的一時候像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別人，她楞了一下，睜圓着眼睛看舜四爺。舜四爺可滿不在乎的跳下了臺階，挺挺胸脯，大搖大擺向老虎冲那條路上走去。這個等他走

了那麼丈把遠，才驚醒了似的掉轉身來喊：

「怎麼，是畜牲？——畜牲嗅了人家的麥子，話也不招待一句就走？」

「不走？……不走還有什麼？你今天又想來打個什麼油火？不是！」

仁山嫂又怪驚愕的把那兩顆玻璃球似的眼珠子睜得更大，骨碌碌的在眼眶子裏滾了幾滾，向舜四爺衝去：

「哼，你這是說的什麼糊塗話？別人好心好意來告訴你，馬喫掉了麥子，你倒糟踢起人來……好別的不管，我們先到田裏去看看再說。」她一把抓住舜四爺的膀子要走。

男的可彷彿絕沒有想到別人敢對他來這樣一手，騰地把身子一扭，掙脫了給仁山嫂抓着的那隻手，倒退兩步，先在被抓的袖筒上拍了幾拍，就亮着一雙眼睛吼：

「你你你……你是什麼東西，動腳動手的拉起我來——你不要忘了魂，篤本堂有給你撒野的？」

● 借端敲詐。

嚇，這一來，女的這種傻勁兒彷彿給他全壓下去了，呆呆地站着沒有動。

不錯，篤本堂不是個隨隨便便好撒野的地方，這是誰都明白。不要說許多年以前它就是這地方上一個有名的世家，剛是舜四爺這位共曾祖的長兄弟——現在帶着太太到鎮上當區長去了的岩六爺，也夠威勢了。雖說幾年來這個頂頂大名的老世家，有些房份沒有先前那麼闊氣——比方舜四爺手頭就祇贖下老虎冲那塊千多個杉樹兜子的山了，可是岩六爺在地方上坐第一把交椅，他舜四爺也很受人尊敬。並且仁山嫂種的鯉魚塘這處田，還是岩六爺家的，一個佃戶敢到篤本堂來亂吼亂鬧，這不是反了麼？

可是這糊塗女人，她不知道自己的什麼身份不身份，她祇記着一冬的辛苦現在白化了，眼前還給別人奚落，說是「打油火」，又痛心，又氣憤。她歪挺着頸子看看舜四爺，見他裝得這麼神氣烏溜的，可是自己並沒有把他看做東家岩六爺一樣那麼可怕，就又醒悟似的揚揚臉子喊：

「喝，把篤本堂來嚇我——篤本堂總還不是皇帝的金鑾殿……你今天不賠償我

的麥子試試瞧——馬是畜牲，人可不是畜牲的！」

舜四爺的眼珠突成栗子一樣了，他登時氣得臉子發青，全身的勁不知從哪裏來的。他把頭上這頂胡斗笠摔到地下，掙着那禿腦頂，兩腳像降神的師姑一樣亂跳，嘴裏咆哮着：

「混賬混賬！你倒罵起人來了！你倒……滾，給我滾！」

女的也更沒有了什麼顧忌，她把火叉扔到地上，兩手拍得「刮刮」地響，一面壓尖着嗓子來嚷，篤本堂頭門口頓時鬧翻了半邊天，村子裏好些男男女女，都圍了攏來。正在篤本堂屋下首田裏搭田塍邊的角斗巴公，一跳上來，就向人中間亂鑽，滿腿子的爛泥，把別人那些褲腳管上掃得都黏滿了，一些女人見了他就和見了救火車來了一樣的，祇把身子向兩邊讓。

可是他一到階簷底下，剛碰着舜四娘拐着一雙豬蹄子似的小脚打那六角門口顛巍巍的走出來，他就站住了。這老太婆，像一陣風來也吹得倒了的樣子：她一顛一倒的來

到那紅漆廊柱邊上，想站着，又站不牢。那雙三寸多長的木蒂子鞋，老在那小塊地方移來移去的。最後，她把半邊身體靠在廊柱邊上，前撲後仰的埋怨着她丈夫：

「你你你……你這老不死的……多沒臉！自己窮得狗都不能養一條，給你兄弟到縣裏去還一下錢糧，就巴巴的要去借匹馬來淘氣，現在呢……你你你……」

她是這麼喘聲喘氣的嘶喊着，身子一抖一抖，先把舜四爺數說了一通。接着，又把臉子掉向大家，就夾七雜八的罵起來：

「別人算個什麼有臉的狗婆子？是人是鬼你就和別人吵……她不過是我家六爺一個佃戶的女人，論門分，你還是她主人的兄老爺。你罵別人百句，別人祇要回你一句，你就喫了苦囉，你也不想一想……老不死的，你值不值得？你值不值得？你看！」

舜四爺給他的太太當着許多人這一說，全身發了燙，他彷彿什麼面子都給仁山嫂掃盡了，自己，岩六爺，連頭上掛的這些「進士」，「直隸州知州」，「候補縣正堂」……都減了色似的。他那牽着許多紅絲子的眼睛，在眨呀眨的，祇差點兒沒給氣得流眼淚。最後，他

雙脚一跳，搖搖衣袖，拉開着嗓子來吼：

「好好好！今天我就來打死這賤婦，遭了她這場人命，也不過再打發她二十四串棺木錢！」

舜四爺緊捏着兩個拳頭，預備向仁山嫂衝來，女的也一點不肯讓步，迎頭奔去，一面喊着：

「你打你打！我就把這條命拚了你！你打！」

人圍得太多，屋簷底下和坪子裏彷彿擠緊了一大捲爆仗，他們兩個都沒擠得過去。這時候的舜四爺像給氣瘋了，禿腦頂上冒着熱氣，和一匹野獸似的咆哮着，他還在遠遠的揮着拳頭，想向這邊衝。忽然，這邊圍着看熱鬧的人，有些在背後吆喝起來：

「怎麼，真的要打？那就大家來幾拳頭！」

「哼，馬喫掉了麥子，不賠倒罷了，還想打人——豈有此理！」

「不賠，就牽起他的馬走……區長的哥哥比哪個多了一條肋排骨！」

舜四爺的血管，忽然像全凝結了，那張臉子變成了牛肉色，額上沁出汗來。他墊着脚尖想瞧清是誰在吆喝，可是眼睛掃過周圍這些人的臉子，他們大半都在擠眉弄眼的，看着他做鬼臉。還有一些輕輕地膀子碰膀子，彷彿大家都變成了仁山嫂的幫手。

他那雙眼珠在走馬燈一樣的亂滾，拳頭慢慢兒的縮了下去。忽然他楞了一下，臉子轉向角斗巴公，求救似的說：

「角二哥，你看，今天大家……大家都……我又並不是說馬喫掉了她的麥子不賠，不過她來的時候這麼兇，我就……我就……現在大家……」

他說得這麼結結巴巴，半天沒說出一個什麼理來，可是角斗巴公彷彿懂得了他「觀風轉舵」的這一手，就在臺階上向着仁山嫂擺手：

「快莫說了，快莫說了，山嫂舜四爺已經當着衆人說過，麥子還是認賠，下午我就給你們去看看，總說得清的。現在你先回去歇歇，免的吵得大家不好看。」

女的可橫了心，又見有人出來幫着她，就更得了勢似的，披着那滿腦的亂頭髮，跳起

脚來喊：

「我來的時候兇了什麼？他倒動不動就說別人打油火，還說我兇哩……今天不馬上賠清我不走！」

「這是什麼？這是……」角斗巴公走到仁山嫂跟前，用兩手把她向那條來的路上推。「我的話你也不信了？仁山那時候來種這處田，都是我在六爺跟前說好的，還說這點小事——包在我身上！你祇回去。」

他一面說，一面又向她使眼色，女的還是沒有動，在旁邊站着的貴駝子，長頸子漢子綽號叫做曾豬婆的也幫着角斗巴公來拖拖拉拉，才把她推出了篤本堂那張頭門。

舜四爺臉紅紅的站在臺階底下，想得還罵句把，可是看熱鬧的人還沒有散盡，他又不敢。祇把那對充滿了敵意的眼睛，瞟一下仁山嫂的背影，又向其餘的人瞥一眼，恨恨地走進了那張六角門。

二

村子裏許多人，都給仁山嫂捏着一把汗——舜四爺賠過她八斗麥子，可大大的不甘心，寫了一封信寄到鎮上去，叫岩六爺馬上把鯉魚塘這處田撥佃。

這些消息都從貴駝子口裏傳出來的，說得高興，他就索性把隨着田塍的鋤頭放下來，伸伸腰子，看看會豬婆他們幾個一來一往挑糞的，又對底下田裏搭「子田塍」的角斗巴公說：

「你說世界上有沒有這個道理，爲得八斗麥子，就要叫別人種不成這處田……聽說舜雞公寫信的時候還哭哩！真是瘦死的駱駝。怎麼比馬還小起來了？就是我們也不把這點麥子瞧在眼睛裏。」

會豬婆他們三四個見貴駝子又打開了話匣子，知道他一時不會住嘴的，就挑着空箕子到河邊裝他們的火土灰去了。

角斗巴公兩手拖了一大鈹鋤泥堆在田塍邊上，先翹起條右腿在上面一燙：那半圓形的一子田塍」立刻顯得一抹光。等到腿子站到了水裏，才一手扶着鈹鋤柄，一手撐在腰子上答：

「他哪裏是痛心八斗麥子咧，你還不知道舜雞公的老毛病窮得和我們一樣了，那老爺的架子還是要擺的。他一輩子才丟了這麼一次臉。你想，他怎麼不懷恨仁山嫂……那信上還不知寫了些什麼話哩！——我看，仁山嫂這一場，總是凶多吉少。」

「那倒岩六爺總要好些吧！」貴駝子把身子掉到右邊，太陽照着他的影子倒到田裏，背上還像揩起一個大襖包。「當了區長的人，也不講講理？」

「講講理？現在舜雞公這麼兇，都是他岩區長講了一些好歪歪理把他縱成的……你從前在城裏刨烟去了，沒有知道；單說前年陶十七那義子的事，你就明白他這位大人物了。」

接着，他說出舜雞公老虎冲那塊山，是和陶十七的山連界。前年夏天，陶十七那義子，

天還沒有斷黑的時候，在山裏砍了兩條杉樹回來，碰到了舜雞公手裏，一口咬定他是從他山裏偷來的。他把眼睛一橫，立刻搶了那個孩子的刀和樹來做賊證，說是要送到區上去做偷竊辦。那孩子也弄不清山界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嚇得對河裏一蹦，就祇翻出了幾個水泡泡。陶十七和地方上的人都不服氣，扭着舜雞公把那兩隻小樹到山裏去合樹兜子，又翻出了契紙來，舜雞公就祇有睜着眼睛變得啞子一樣。陶十七要到縣裏去告他的「誣良爲盜，強逼人命。」可是岩六爺出來把槓子一擡，說陶十七的義子是「深夜砍伐，跡近偷竊。」出二十四串棺木錢，這場禍事就是這麼了消了。

「你想，這樣的事，要不是有個岩區長，莫說舜雞公祇有一塊杉樹山，就是十塊杉樹山，也給那場人命遭完了……現在這些人，哪裏是怕舜雞公，他們怕的還是岩六爺！」角斗巴公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貴駝子聽得有些發怔，他搖搖腦袋，又把舌頭吐出來寸把長，一會，才自言自語的說：
「怪不得舜雞公那塊杉山長得那麼好，孩子們都說他是閻王，原來還有岩六爺這

個山神菩薩

角斗巴公沒有理他，一個人又感嘆似的說：

「唔，仁山嫂這件事，祇看碰她祖宗的緣分，理是沒有什麼說的。認真說起根源來，我介紹仁山去寫這處田的『請耕字』，那上面還有過『另撥另耕先年秋後商定……』這都是想到了撥佃的時候，免得佃戶來多化糞草……現在呢，秧都這麼深了（他指一指上面的臺子坵），馬上得栽到田裏去，怎麼還撥佃？」

貴駝子跟着他的手看了臺子坵一眼，忽然看見曾豬婆在遠遠的向着這裏喊：

「哪，貴駝子下面的田裏不是他麼！」

他這句話一落韻，河邊的大路上有個黃毛丫頭飛跑着向這兒走來，背後繫的那條兩寸多長的小辮子上，還拖着大半截紅洋頭繩子，在風裏飄呀飄的——是妮娃兒。她還隔得兩三丈遠，就叫：

「角公公角公公，姆媽叫你去姆媽……」

「什麼事？」這個粗聲粗氣的。「她的腿斷了不是還叫我去哩？」

小的給他嚇得不敢再開口，祇撇着小嘴站在那裏，把雙眼睛緊釘着他。上面田裏的貴駝子才向她翹一下下巴說：

「小傻瓜，你回去告訴她：角公公沒得空，有什麼事，叫她自己來說。」

妮娃兒去了不到一杯茶久，仁山嫂跑來了。她像屁股上着了火似的走得飛快，兩手在大路上一划一划，臉色惶惶得像剛從一個強盜手裏逃出來，嘴唇皮都白了。一到角斗巴公的田邊上，她差不離身子都有些站不牢似的：幾顛幾撲拐過那個田角，一面喘氣一面說：

「角公公，你看我怎麼了，你看……那討不得好死的，真的寫了信到鎮上去，說要把鯉魚塘這處田撥給李七種……你想，我們娘兒倆統統祇種得這四十五擔穀田，要是這隻飯碗打破了，還能活下去……角公公，你說……你說……」

她幾乎是用哭着的嗓子在說話，脚桿抖着，照在太陽底下的半邊臉巴子，綳得像塊

鍋底鐵，眼睛也顯得有些潮潤。一腦頭髮剛才在路上給風刮得稀亂，有些披到了嘴角上。可是她祇用一隻手把牠們對耳朵邊上一抹，彎着腰子，伸了那個腦袋到角斗巴公的耳朵邊上，又說：

「你想，我是一個寡婦家，自己下不得田，工程都是請人做的，現在糞草齊了，段子散了，祇差沒有發插脚，●要是這時候他來撥佃，我怎麼蝕得起這麼大一個本？」

角斗巴公一聲不響，還在一個勁兒搭他的「子田腔」。等到女的哇啦哇啦說上了大長串，他才慢慢兒的伸直腰子，先用揩汗布在臉上揩一把汗，然後偏着腦袋說：

「事情倒也是天意安排了的：要你這處田種不成。要不然，馬怎麼巴巴的喫掉你的麥子？還有就是你那個性子太要強，那天要忍得點兒，多好！」

女的給他這一埋怨，怔怔地站在那裏不敢回嘴，她低着腦袋看住自己腳尖子跟前

● 冬耕時，先在田中間一個圈，把糞挑進裏面，叫做段子，在春種的時候，先將段子散開。發插脚，是最後一次把平泥土。

的影子，眉牀骨上那些皮肉打起了許多荷包褶。有時候也偷偷兒的瞟他一眼，又馬上把視線縮回到原處，臉子紅紅的，彷彿一個童養媳在挨阿婆的罵。祇有太陽穴上那些青筋突得筷子粗一條。

角斗巴公可全沒有關心到這會兒女的臉上的顏色怎樣難看，他那雙眼睛還是無目的地望着老虎冲這塊擠得密密的蒼蘆的杉山，獨白似的說：

「唔唔……這會子鬧得好，這會子……唔唔！又是碰着岩六爺家裏的事，他要撥佃，你還能說個不字他倒是……他倒……」

貴駝子一手攔在頓着的鋤頭柄上，另一隻手摸了半天的下巴，就發表他的意見說：「我說，『人到屋簷下，還有不低頭？』山嫂你就去求求舜四爺吧……再不，把那八斗麥子還給他——打碎了飯碗，總不是好玩的。」

「怎麼？」仁山嫂突的睜大了眼睛，釘一下貴駝子。「你叫我去給那個討不得好死的求情那……那……我寧可把這條命拚了他！」

滿滿地挑着一大擔火土灰的曾豬婆剛剛走到了跟前，他把扁挑放下說：

「那個犯不着，那個……已經告訴了岩六爺，求他也不中用。」

「那末，怎麼辦？」貴駝子看一下曾豬婆，把摸着下巴的手放下來一攤。

怎麼辦，誰也想不出個對付的法子。四個人相互地瞧瞧，各人都像變啞了。最後還是

仁山嫂自己咬咬牙齒，楞着眼睛過了半杯茶久，才說：

「我想……我想……要是角公公……角公公肯給我到鎮上去一回，我可……要

是舜雞公那裏，我是『寧可死崽，不可立廟』你說……」

一句話突然打動了曾豬婆的靈機，剛剛她一閉口，他就接上來說：

「這倒是一個辦法！真的，『拜佛就要拜到西天』他這個介紹人去一回，說不定還有轉機。」

貴駝子也同意曾豬婆的話，他打個哈哈，那倒在田裏的影子，也就抖呀抖的。

可是角斗巴公沒有即刻答應，他的嘴縮得緊緊地，像還在想着什麼難題。女的把焦

急的眼光瞧他一下，又看看曾豬婆，曾豬婆就接着說：

「怎麼，你不願意？——真是，這事情要不說一下，明兒哪個都在快栽秧的時候撥起佃來，這風氣一開，我們這些種地的還活得成嗎？」

「去可以去，祇怕也是跑趙空腿。」

「管他哩，去了來再說。」

這田塍邊上的談話收了韻，聽着田塍邊那笨重的響聲和糊「子田塍」的鈹鋤又忙起來了。

三

月亮的周圍圍了一個大暈圈，東風猖狂地把山裏的樹葉刮得sa-sa-la。

角斗巴公趕過皮家坳這林子來到隴上，就看見鎮上那溜街燈，像小黃球一樣，搖曳地一個接一個的擺得有半里路長。兩邊田裏的水蛙，都拉開了嗓子在「ga-ga-ga……」

「嚇，嚇……」耳朵都差不離快給牠們震聾了。他透出一口長氣，自言自語的說：

「嚇，刮起風來了！」

他加緊一下腳底下的步子，想馬上趕到區公所去找着岩六爺說了仁山嫂這件事，還得連夜跑回來把臺子坵上面的田裏放些水。要不然，下午採的那幾百斤青葉子，會給一夜大風刮老了。

可是他立刻自己問着自己：

「到區公所裏去，還是到公館裏去？」

這可是一個難題。區公所裏有衛兵，自己是個鄉老頭兒，不容易進去。公館裏麼，六太太有些愛插嘴，事情恐怕更難說好。並且第一句話怎麼開口？和這些大人物見了面，話一說得不好，就會要碰釘子，爲別人的事自己討個沒趣，可犯不着。他就嘆一口氣：

「啊，真麻煩！」

● 新的嫩樹葉，可以做糞。

最後，他決定還是到區公所去。他認為衛兵的麻煩比六太太那張嘴容易對付些，六爺是這麼一個人，耳朵軟，自己家裏人說的話總有理，六太太又是個從不給人說好話的。

「唔，今天晚上是不是在區公所會得着他，這可要看仁山嫂家裏的緣分。」

不知怎麼一來，角斗巴公忽然想到了六太太不是個什麼賢良女人。丈夫當了區長，自己還在放印子錢。一到債戶還不起利息，就硬叫六爺帶他們到區公所裏去「押繳」。

「曾豬婆不就是——前年的曾豬婆是坐在區公所那拘留所裏過年的。」

接着，他在肚子裏計算着地方上有幾個人爲得借六太太的錢，嘗過區公所那拘留所的風味。幾個人在舜雞公山裏祇砍過些柴，給六爺要做偷竊辦，趕得歸不得家鄉。還有就是陶十七那個義子，簡直命都送了。

「其實，六爺身邊要沒有這兩個狗男女，還不會招這多的罵名……怪祇怪他自己有三分糊塗，一味給自己家裏人護短嘛！」

他無緣無故把這許多事情聯想到一起，自己給來來往往的人碰了碰肩膀，才恍然知道，進了街口了。

仁山嫂家裏沒有緣，角斗巴公這會兒完全知道了——他打區公所裏出來，要到公館裏才能會岩六爺。他覺得去求情已經有一大半靠不着了，就沒有再給仁山嫂打算這許多，祇想去那裏碰他一碰就完事，風刮得太大了，還得趕急回去做自己的事。

一脚跨進岩區長的公館門，這位大人物剛喫過晚飯，坐在太師椅子上，手裏捏根牙籤在剔牙齒。角斗巴公叫出一聲「六老爺」，屁股還沒挨着凳子，就見區長的眉毛一皺，抽出那根牙籤對他點呀點的說：

「好，你倒也碰巧——自己來了。我正想明天要打發個兵來找你。」

角斗巴公一震：「打發個兵來找我？不是我又有了什麼事情得罪了他？」這樣在心頭一閃，就趕急把前面那排黃板牙笑出來：

「哈哈……六老爺要我來，用不着打發人叫，祇要帶個信就行……可有事情呀

咐？」

可是對方的臉子沒有笑，把那根牙籤對痰盂裏一丟，接了娘姨送來的那盞水，滿呷一口，嗽了幾下，又吐到原來的盞子裏，就說：

「你也有點老糊塗了，怎麼介紹仁山來種我家的田——他那女人簡直是匹野貓！」

角斗巴公賠個笑臉，正想答話，祇見六太太打那花門帘子裏端杯碧綠的君山茶出來，向桌子上一擱，坐到了她丈夫對面的椅子上，他就掉轉身子，先去向她問好，岩六爺的話又接了下去。

「我先前見你是個老實人，介紹來的人自然不錯，才把鯉魚塘邊上那處田佃給仁山。誰知道昨天我家四老爺來信，說是仁山嫂在我們篤本堂拍桌打几的，還罵到了祖宗十三代去，這不景沒了王法？」

「哪裏哪裏！」角斗巴公堆下了滿臉的笑。「罵是沒罵，拍桌打几也沒有，那時候我

在場，這個我可以做證，這個……」

六太太趕急插出來岔斷他的話，說：

「你不要祇顧你們的幫口罷！仁山嫂就不是一個什麼好貨，（臉子轉向她丈夫。）我曉得——那年借我六塊花邊，還少四十多個錢利息沒有清……四老爺決不會說假話，真要給點利害她嘗嘗才對。」

角斗巴公眯着眼睛看一下六太太，又看一下岩區長，他的臉上拚命地裝出一副笑容，身子略微向前俯點兒，屁股祇掛着那麼小半邊在凳子上，等到六太太的話落了韻，才說：

「太太，今晚我可要來給仁山嫂請一個罪，爲是爲得那點麥子……不要說了，這個當然是她的不是。不過她是一個寡婦家，東家不擡擡貴手帶過她這一把，她怎麼能活得下去。」

「哼，活不下去？她眼珠子裏可有過東家的？」岩區長一站起來，背着兩手在屋子中

問踱來踱去，生氣地喊。

角斗巴公怔了會兒又說：

「是倒是，不過區長總是大人大量的。」

岩區長可沒有再去理他，步子越踱越快。忽然，他把身子掉轉來站着，朝着角斗巴公說：

「好，既是你來說了，不要說我全不給你一點面子——叫她田不種了！要不是，我還要給她一點教訓。」

「是是！」這個趕急站起身來。「不過我還得求求：明年不敢說，今年這一年還請給她種下去，現在快栽秧了！」

可是岩區長眼睛一翻：

「你這老頭子真不知足，我沒給她苦喫就是好的，你還在這裏嘮裏嘮叨！」

一翻身他就衝進花門帘子裏面去了。角斗巴公的臉子立刻漲得飛紅。他站了好一

會工夫，又囁嚅地想對六太太再說幾句什麼，可是嘴唇皮剛剛一動，女的就板着臉子，大屁股幾扭幾扭跟了進去。一到了那門帘子裏面，她就叫：

「娘姨，出去看屋子！」

角斗巴公抽了口深長的氣，老着臉皮，諮詢地退了出來。

四

幾天以來，鯉魚塘上面的田裏換了李七在那裏使牛。舜雞公成天蹲在田塍上，臉上泛着怪得意的微笑，把兩手捧着臉巴子，和李七在咕咕咕咕的。

仁山嫂那兩顆眼珠子祇差沒有突出來，她打後門口瞧着那兩個的背影，就跳起來，bang 的一下，關緊了那張門，攢着屋子裏的砧板，刀，還有凳子什麼的，拉開嗓子來罵：

「你這絕子滅孫的！祇要你做得到，儘管做就是了！你家祖奶奶在瞧着你，看你怎樣死！」

這聲音一傳到鯉魚塘田邊上，舜四爺的眉毛就直豎了起來，他預備去兜她幾腳，可是經過李七的提醒，說別人是有心來挑戰的，他就給她一個不理。後來實在聽不下去，他忽然站起身來：

「哦，還要到老虎冲山裏去看看，說不定有人偷杉樹。」

他裝出個匆匆忙忙的樣子，打那條小路上溜走了。

仁山嫂的嗓子罵啞了，喊聲中帶着許多的「嘶」音，可是她不敢放手，直等到舜四爺給罵得三四天不敢跨出篤本堂的門檻，才清靜了些。

有一天下午，妮娃兒放着那條牯牛沒牽得牢給牠跑掉了，仁山嫂從老虎冲把牠找回來，經過舜雞公那塊千多條杉樹的大山，就像走進了一個什麼屋子裏——那些合抱圍一株的撐天大樹，罩得像許多大傘，密密排排，上面的樹枝全併合了，把太陽光遮得漏不進來，林子裏顯得暗暗的。

她看着在身邊這東一株西一株的樹幹，拖着遲緩的步子，忽然抽了口氣：

「這砍頭的，他就不知道我們娘兒倆靠着種地過活，和他靠着這塊山一樣——現在完蛋啦！」

她臉色蒼白，一步挪不到五寸遠。

不知怎麼一來，仁山嫂猛的殺住步子，放開那雙野貓似的眼睛，在林子裏溜來溜去。一忽兒，她又楞住了，把上面那排齜齊的門牙，緊咬着下嘴唇，臉上的顏色條的轉了青條的轉了白。

足足地楞了一杯茶久，她的心頭突突，兩個大奶子底下的肚皮，起伏得非常利害，氣息也顯得粗起來了。一雙充滿着仇恨和犯罪的眼睛，敏銳地向四周瞧了一個圈，然後才平靜了。

她把一條臂膀擱在身邊的牛背上，消遣似的看着牠那擺動的尾巴，這麼站得腿子有點發酸，嘴角上才漸漸地閃出微笑來。接着，她再向全山的杉樹看了一眼，輕輕地喊出一聲：

「喝，我的乖乖兒，你祖奶奶，找着了門子了，我要不報你這個仇的，就算是狗肉！」

東風飄得仁山嫂那腦頭髮，像堆亂草，她把牠們對耳朵背後一抹，走出了這座林子。從這一天以後，村子裏的人不單是再聽不着仁山嫂的罵聲，連話也聽得很少。她成天坐在頭門口的門檻上，對着老虎沖出神，臉子變得這麼陰鬱，又充滿了危險。

角斗巴公家裏栽秧了！請的是貴駝子和曾豬婆他們五七個人。妮娃兒見他家裏的肉切得有手板大一塊，眼睜睜的看着，又把饑涎嚥得「咕咕」地叫，一路跑步奔了回來，就問：

「姆媽，我們家裏哪天栽秧，買肉吧？」

仁山嫂伸起一隻手來摸着她那腦黃毛說：

「我們家裏今年不栽秧……肉，要買的。」

小的再想問第二句，仰起臉子，見她的母親臉上掛起了兩條線樣的眼淚，把話嚥住了。

仁山嫂一整天忘了飢渴似的對着老虎冲發楞。角斗巴公家裏的秧，栽到了她門前。那個大坵裏來了曾豬婆倒轉屁股在田中間栽了個「直一」過去，貴駝子和主人，一個栽「反一」一個栽「伴一」。●曾豬婆逞着手法快，一面退脚，一面壓扁着嗓子哼秧歌：

「喝了酒，

面飛紅，

栽個「直一」逞威風……

儘管苦，

儘管窮，

田裏栽了四條縫——

不怕無飯過殘冬！

這歌聲一鑽進仁山嫂耳朵裏，她猛的一下，蒙緊了那張臉子，半天沒有放開手來。角斗巴公擡一下頭：

●中間的四行禾，叫做直一，左邊的叫反一，右邊的叫伴一。

「仁山嫂，發什麼急！——真的世界上就祇有他篤本堂的田好種了麼？你好好看着孩子罷，沒有米，到我們這些人家來借，大家分着喫……等到冬天，我包你佃得着田的。」

可是女的沒有響，祇激動地翻起眼睛看了他們一眼，又把腦袋捧在手裏。

會豬婆停了歌聲接着說：

「我家裏還有八擔穀，你儘管背個籮筐來！」

這一夜仁山嫂坐在燈火底下發了半夜的獸，她憤怒，她咬牙，她的腦子發脹，充滿了犯罪的心情。直到最後，她雖有了決心收拾了屋子的衣物，可是臨到上牀親着妮娃兒的時候，她還灑了幾滴眼淚在她小臉上。

第二天，仁山嫂起來把些破破爛爛的衣服塞做兩籮筐，自己挑着，叫妮娃兒牽着那條牯牛跟在後面，說是要回娘家去住幾月再來。她打角斗巴公的門邊上走過，放下了扁挑走進去。

「角公公角奶奶，我們要過幾個月才來看您們了。」

老頭子一怔：

「到外婆家裏去住？」

「得！不去可真的要餓死在這裏給那些絕子滅孫的看。」

這個想了一想，擡起頭來說：

「好，去住些日子也行的——可以消消氣呀！」

角斗巴公站在門邊上送走了她娘兒倆的背影，深深地抽口冷氣：

「唉——真作孽喲！」

五

鏗鏘鏘……

紙窗上剛塗着奶白色，猛的，村子外面一陣鑼響，有個人壓尖着嗓子在鑼聲中間叫：

「救火！救火！」

接着，又是一陣——鏗鏘鏘……！

角斗巴公嚇慌了，他一跳起來，鞋也沒穿，提起一隻水桶就對村子外邊衝去，祇見全村子裏的男男女女都向村外的大路邊上擠。老虎冲那邊的山裏，衝起了大股嫣紅的火光，把那半邊青灰色的天空，燒成了紫紅色。

「救火！救火……大家救火！」這是舜四爺在老虎冲邊上發出的絕叫。從火光中看出，他是光着上半身的。

破曉的東風，猖狂地刮着山頭的樹葉。火焰舐過全山的杉樹，炸裂的響聲，像燒燃了幾百籬爆仗。可是角斗巴公和曾豬婆他們這些提着水桶的人，一看清了火是燒在舜四爺山裏，誰都硬硬地站着，沒有一個走攏去的。

噹！噹！噹……！

忽然，銅籬的響聲截斷了。全村子裏的人看見舜四爺倒到了地下去。這片火光直到晌午才小了些。——這是四月初一的早晨，仁山嫂回娘家去兩天了。

一個撤職 一個開除

「你是不是想倒霉？那末，頂靠得住的，就去找那些漂亮女人——漂亮女人都是些蘇姐已：誰碰到了，誰的江山就坐不牢……要是我鄭少文，哼——見了她們的背影都要倒退三十里！」

這小夥子說起話來挺夠勁，一雙黑圓圓的眼睛，跟着兩塊薄嘴唇同時賣力，叫人會想起羅克他們那些電影來。再加上他那派孩子氣和非常恰當的手式，就是明生五太婆剛才這樣瞌睡得要命，也抬抬腦袋，插起嘴來。

「你這小狗×的真是除了你屋裏媽，還見過幾個蘇姐已……你今年統統才十七歲，出門當過年多勤務兵，就學會了瞎扯——誰的江山坐不牢，全是女人害的，你說？」

「噯呀，祇有五太婆真耍命！」鄭少文披披嘴。「這個也多心……我說的蘇姐已，還

像你老人家這副尊容……唔，鄉下人恐怕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有這樣的妖精哩……真的，王團長要不給妖精迷住了，誰想撤他的職——敢？」

坐在東邊櫃台底下的王老八，嘴裏吸着旱煙桿，他偏偏腦袋，換了口氣。一滴水銀珠子一樣的清口水，沿着黑竹桿流到了手上。可是他沒有覺察到，祇看看五太婆，又向鄭少文啣一下嘴：

「說——不要理她……到底是什麼樣一個蘇姐已把我們這位家門團長迷住了？」

於是，這位穿着平江布黑學生裝的小夥子又起了勁：他跳起來站到五太婆那邊的柱頭底下，右手一揚，就眉飛色舞的說起來。

「這個蘇姐已呀，唔……」他嚥了一口唾沫，潤潤嗓子。「去年這時候，我還要叫她太太哩……」

「她丈夫是師部裏一個中校參謀——個子高高的，鼻梁和前額骨都塌了下去，彷彿

彿一個半乾的泥菩薩，給誰在臉上跌了一脚。他整天閃灼着一雙貓頭鷹一樣的眼睛，師部裏的什麼事，都要拉到自己身上來。一雙黑得發亮的長筒馬靴，靴衣遮過了膝蓋，走起路來，祇聽得那腳後跟上的鍍電馬刺『鏘鏘鏘』的響。

「師部裏上上下下的人，背地裏都叫他做『豬血紅』。師長和師長太太，隨便一點什麼小事，（比方說，一張凳子沒擺得平正罷），老對着那些馬弁橫一眼：

「去叫胡參謀來！去叫胡參謀來——你們這些膿包！」

「胡參謀一踏進師長的公館門，馬上把頭上的帽子抓到手裏——預備敬禮。一個丫頭打裏面的馬桶間出來，也得擠出前面那排金牙齒對她笑笑，或是問好。

「他到了師長公館裏，可不像在師部裏那麼神氣烏溜的。祇聽得他那死心踏地的聲音：『是是！馬上辦！馬上辦！』公館裏一天差不離要叫他百二十回，他那胸脯就一回較一回的挺得高起來。鍍電馬刺，也越響越刺耳。一直等到全部裏那些司書也下了辦公廳，他還燒着洋燭，在弄通報下訓令的。」

「我補到胡參謀那裏去當勤務兵，剛剛領了符號的那一天，通信排那個傳令兵老宋就對我說：

「好呀！一爬就爬到了高枝上。」——胡參謀早就要放團長的，不過現在沒有缺。」

「晚上敲過十二點鐘，胡參謀才叫我提了馬燈，送他到自己公館裏去，一路上他把歪皮帶上那條刀帶子抓到手裏，拋呀拋的，嘴裏吹着口哨。剛到門口，那兩扇黑漆大門『呀』的一下敞開了。——嚇！這一來，我差不離要疑心是走進了狐狸洞。」

「門邊上站着一個頭髮燙得像珍珠皮一樣的女人，瘦長的身子，可是兩條大腿和胳膊，都是滾圓的。她穿着一套緋色的短腿衣褲，兩個饅頭一樣的奶子，聳在短褂子底下。胡參謀的腳還只踏進去一隻，她就跳蚤似的一蹦——雙手箍緊了他的領子。」

「我呆在門邊上沒有動，直等到胡參謀把她抱進裏面屋裏去，才機械似的移動着步子跟在背後，從男的肩窩上看清了她的全臉。——完全像一個烟草公司的廣告畫上那些美人；小嘴巴，紅頰骨，兩顆圓圓的黑眼珠，上面像塗了些油，亮到發光。」

「『咦，幾時換了勤務兵？』她向我這邊溜一眼。『好得很！——小傢伙，放到家裏我也好使喚。』」

「男的雙手捧起她的臉子，口裏儘管含糊地答應着。可是一回頭，他就壓扁着嗓子叫：

「『鄭少文怎麼不把門關好——傻了不是？』」

「我跟着胡參謀不到一個月，他就調到了第三團當團附去。第三團的『現駐地』在連寨，全師人集中整理之後，馬上要開到一個幾千里路的地方作戰去的。

「胡參謀帶了我，還有他那妖精似的太太，一同向連寨出發！那兩口子溜着馬，我一個挑行李的伙子跟在背後。這一天我老想着：這個婆娘，要是插上野雞毛，掛起木劍，是像戲台上那個穆桂英的。」

「胡參謀和第三團的王團長一見面，那樣子可叫人怎麼也說不出。——又親熱，又恭敬，就像一個小弟弟見了一個可怕的大哥。他熱烈地抓着那個的一隻手，透不過氣來。」

似的笑着，可是那個兩三次向他讓坐，他又鞠了十多次躬，才把半邊屁股掛到一個椅子上。他注視着王團長那雙棕黑色的眼睛，嘴唇和眼皮子都彷彿浮腫了樣的一張臉，興奮得嗓子打顫說：

「我……我……這一次投到團長這裏來效勞。這一次……呢，真榮幸……再好沒有了！再好……團長是我最敬愛的上司團長。——我到這裏來學習，這比進學校還要那個，再好沒有了！我說團長……」

「他全臉子發紅，閃光的金牙齒也像在嘴唇裏跳動，眉毛跟着嘴裏的話抑揚着，有時候又把肩窩聳起來，幫助這張嘴來說明他肚子裏的高興。」

「這位大塊頭長官，似乎給他說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厚眼皮眨呀眨的，半天還說不出一句話。他搔搔頭皮，看看這位新來的團附，又看看旁邊站的一個新馬弁，口吃地動了一會嘴唇，後來就吩咐人去打掃屋子，還說要預備幾碗菜來給團附接風。可是這個趁着機會站起來：

「哪裏哪裏！還要團長接風，可沒有這個道理……今天晚上歸我請，歸我請……湖南臘肉，團長吃得來——這是我們的真正家鄉貨，這是……」

「晚上，王團長和胡團附他們兩口子坐在旅館裏那張圍着白布的桌子上喝老酒，一碗菜，一杯酒，都由這位團附親手遞上去。他高興，他說了許多團長是『位高見遠』的話，他一直把前面那排金牙齒擠到嘴唇外邊，笑得做貓頭鷹叫。還滿不在乎的催着他太給團長篩酒。」

「『給團長倒一杯，給團長倒一杯！』他拍着她的肩膀。『團長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知己，團長……現在是一家人了，不要這麼忸忸怩怩的——篩一杯。』」

「女的提起壺來裝，嬌裝羞的篩了酒，男的就豪放地向王團長舉起了手裏的杯子來。」

「王團長坐在那張大半個的藤椅上，以先佻促地轉動着，像椅子上有些什麼東西梗屁股。可是給胡團附滿滿地灌上幾大杯，他就臉子紅紅的，伸起一隻手來向額一抹；那

頂硬壳胎黃嗶嘰軍帽，給帶得歪壓在右邊的後腦勺上。接着，他把軍服上那排灑金鈕子全解開來，披在胸前，向桌子上搵了一拳，就對胡團附說：

「要這樣緊綳綳的穿軍服。咱可有些幹不來。說給您：咱是北方的一個土老頭兒——性子直。從前咱在關外掛過紅鬍子，不識字。可是咱的靶子打得有點兒準，這千多條槍，都是咱這麼幹來的。」

「他把嘴裏的話一頓，端起玻璃杯來喝了一大口。屁股一移，那條左腿就踏到了自己的椅子上，胡太太可見了什麼新奇把戲一樣的含着微笑，看着她丈夫聳着兩個肩頭，那樣一張柔好的笑臉，又看看這個擱在湯勺旁邊一條粗壯多毛的黑臂膀，眼睛裏就格外流出兩道怪有魅力的光。」

「『操他窩窩的，咱這樣幹了一輩子，就差動不來筆！』突的，王團長向胸脯上一拍，嗓子提得高起來。『現在您肯來給咱幫忙，一用人不疑，一咱一向就是這樣個脾氣，幹您給咱幹——明兒得說給這些小兒們，誰不聽您的話，槍斃他！』」

「胡團附趕急站起身來，先鞠了一躬：

「團長……團長的命令……」

「可是這個攔在湯勺邊上的那條黑臂一揚，端起杯子來打斷他的話說：

「『不要說，您的話兒咱有數……』」臉子轉向胡太太。『來來來，大嫂，咱來先敬你一杯。』

「女的一下子可給他楞住了，帶着錯愕的神色，身子祇向他丈夫這邊讓。可是她丈夫嚥了口裏的半截話，正笑得紅毛野人一樣，一面把自己的杯子端到手裏，一面又催她站起來。她就拚命地伏在那桌子角上笑得發抖：

「突的，王團長跨進一步，倚酒裝瘋的把那條鐵鉗似的臂膀從她的頸子背後繞過去，扳起她的下巴，那個的上半節身子，差不離給抱到了懷裏，另一隻手，端起玻璃杯來要對她的小嘴裏直灌。女的那樣子簡直像骨頭都軟下來了，裝做去推開那玻璃杯，可又顯得無力。半開半合的眼睛裏，流出兩道蕩人心魄的光，全臉上烘着一層薄薄紅暈。

「那件印度綢起花旗袍的大襟子，給淋得津溼，女的正不知道自己該怎麼才好，祇見她丈夫怪會掩護地拍起手來笑：

「『好呀！好呀！——叫你喝，你不喝，這回做到了吧！』

「女的微瞋地含着半截俏勁兒瞟他一眼，他可祇裝沒瞧見。王團長把手裏的空杯朝桌子上擺，歪歪倒倒的坐下來。他一面擠眯着那雙眼睛睜住女的，腦袋一仰，就——

「『哈哈……當着您當家的在這裏，可別要罵咱莽戇……哈哈……』

「他們三個人喝了大半夜才散席。王團長左歪右倒的給人扶到家裏去，胡團附送客之後，可還預備了第二天對士兵訓話的七八頁演說稿。

「一個月以來，團長和胡團附打得火熱了，他就更起了勁：成天帶着我團部裏操場裏的跑，上上下下的官兵，祇要聽得『秦鏘秦鏘』的馬靴響，就有人裂開了嘎噪子吼：

「『正！』

「一邊一列戴硬壳胎軍帽的，立刻站得木頭椿一樣，百十道嚴肅的眼光，向他行着

注目禮。於是這個用了五百斤力似的，把右手向帽簷子上一搭，挺起胸脯過來了。他一直走到公館裏，臉上還閃着微笑。可是太太不怎麼高興，堵起紅嘴：

「『唷，多希罕！賞過一個大牙祭，請了七八次客，換來了這個哪！你知道你這一個月化了多少錢？我要買一件幾塊錢的旗袍料，就比要你的命還難。』」

「團附把手裏的香烟頭子再吃一口，扔到了痰盂裏，就挨着她坐下，溫柔地捧起她的臉子來親了一親：

「『用掉了多少錢，你知道什麼！——女孩子眼光，看得一寸遠……要旗袍，明兒個買呀，堵什麼嘴？』」

「女的把兩手抄在她丈夫的後頸彎裏，眼對眼的瞧了一會。忽然，她把臉子掉轉來：

「『鄭少文，上樓睡覺去！』」

「第二天一早，團附掛好歪皮帶，又要帶我出門去了，太太可叫我留在公館裏。她說

● 牙祭，即賞賜士兵肉食。

團部裏有的是勤務兵，不要我這個小傢伙，她也要人使喚。男的近來不大管這些小事，含糊地「唔」了一聲，挺起腰子出去了。

「團附對我特別好，他叫我打聽那些兵士歡不歡喜他。太太更加小姑娘一樣，告訴我打扮自己：上頭發下來的衣服大了，送到裁縫店裏去改，她給我出錢。一到閒得沒事做，她就披起那件鵝黃的睡衣，披着拖鞋，躺到東邊的睡椅上，腿子一蹺：『鄭少文，對門那隻叭兒狗生個女兒給你做老婆，好不好？』或是：『過來，給我捶捶腿。』」

「公館裏比團部裏寫意得多，弄過了兩頓飯，可沒什麼事情做。祇是我們團附隔不了多少天，就要請團長來喫一次飯，或動棋，那可要整整地忙上大半天。團長有時候自己也來。總之都是麻煩勁，買水果囉，買香煙的。」

「師部裏來了訓令：兩個月以後要全師大檢閱。王團長聽書記官把這東西唸了一遍就毫無猶豫的打發王副官來請了胡團附去對他說：

「『咱一輩子就祇會衝鋒，其餘的花頭，一點兒也不會玩——師部裏現在發了這

「牢什來，您幹！」

「一談到了這些，這個照例不會像喝酒那樣客氣，就成天溜着那花嘮騾子，各營各連的跑。」

「團附坐在馬背上傳公事，精神抖抖的像是和別人打架。他突着那雙眼睛掃了一下前面這一系列一列的士兵，就把馬頭帶到那很適中的位置，提高着嗓子叫：

「『本團附……本團附……奉了師長和團長的命令來整理本團，大家都得注意！現在……師部裏……師部裏隨時都可以派員來檢驗本團，或是師長親自來巡視……我們挺重要的是逐日的實施課目，還有『夜間教育』和『緊急集合』這些也要緊……』」

「胡團附對這些官兵這麼來一套又是一套的，於是第三團的訓練緊張起來了，每天早晨，星星還在天上眨眼，就聽得到連寨外面的大河洲上喊：

「『一，二，三，四！』」

「跟着，就有百十道聲音：

『一、二、三、四』

「集中訓練開始之後，這位高個子團附再也不能和團長今天談大同的小脚好，明天談上海的按摩也不壞了。那張塌鼻梁的扁臉上整天閃着油光，挺在火紅的太陽底下校正姿式，規定課程的。一到斷夜，團部裏那大禮堂上，又擠滿了人，命令都由團附發出：官長會議，中下士聽訓的。」

「王團長倒成天閒着沒事做，自己的公館裏厭膩了，就到團附家裏來溜溜，男主人站在操場裏沒回來，太太就陪着他動動棋。有時候，又兩個人都楞着眼睛，小聲小氣的談一會話。老要坐到很夜深才回去。」

「星期六的晚上，我剛剛爬樓去睡覺，猛的，樓底下太太的聲音透不過氣來似的笑：『噹噹噹……噹噹噹……』」

「我趕急息掉洋燈，墊着脚尖，輕輕的走到牀頭那條板壁縫邊上，把臉子貼了上去。祇見太太的一條膀子，給王團長正捏在手裏。男的剛要把另一隻手再抱攏去，突的一下，

那張門敞開了，走進來的是胡團附。王團長趕急放開了太太的那隻手，指指棋盤，搭訕地看着楞在門邊的那個說：

「您看，您家大嫂要這樣幹掉咱一座車，您看成不成？」

「胡團附馬上又活潑起來，一個箭步搶到那桌子邊上，把身子伏下去一看：

「『這個怎麼成？這個……還是蹩腿馬哪！』

「於是王團長滿不在乎的坐了下來，要讓他們兩口子對動一盤，自己坐到旁邊來觀局。可是這個已經在窗戶上找到了一本什麼書，很決的答：

「『你們動！你們動！我還有一張預定實施表在等着寫哩，我回家來就是討這本書的。』

「他一面說，一面逃似的向着門外跑，那『囊鏘囊鏘』的皮鞋聲一會兒消失了。

「太太抽下鈕扣上的花手帕向額上擦了一把汗，就悄沒聲的靠在桌子邊上。她把一條腿站着，一條腿的脚尖輕輕地點着地板，像在打拍子；那表情，叫人怎麼也猜不出她

這一會想的是什麼。

「在昏黑的夜色中，團長的眼睛從窗戶裏送走了團附的背影，掉轉頭來，又仰起臉子向女的在說些什麼，可是這個沒有看他，紅着兩頰，無聊似的把小手帕捲攏來，又放開，在這樣一反一覆的儘弄着。男的似乎有點掃興樣的，忽然，他楞了一下，看看那張開着的門，奪了太太手上的手帕，掉頭就跑。遠遠地還聽得到他的聲音說：

「『明晚來！』」

「這個星期日，團附沒到團部裏去辦公，一早就聽得他們兩口子，在牀上唧唧啾啾的，太太還彷彿帶着哭音，鼻孔裏的氣抽得很響。八點鐘左右，團附起來了，他站到屋背後的那隻大石榴樹底下，看着遠處的山呀樹的在出神。他的臉子有些發青，我買小菜回來，他也全沒看見似的。

「太太可一直把臉子朝裏面睡着沒有動，團附轉來的時候，我送了早點進去，他祇一個人呷得幾口豆漿，就又躺到睡椅上在發楞。他們兩個人似乎鬧了什麼大的齟扭，誰

都不開口，屋子裏除了那座鬧鐘還是走得蠻起勁，其餘什麼聲音也沒有。

「訃！」

「我剛剛把桌子上的東西收拾出來，猛的一下，團附把那張門關緊了。我就躡腳躡手的走到窗戶底下，聽得男的又爬到牀上去和女的在說什麼，聲音雖然很小，可是他們那吵嘴的聲氣是聽得出來的。又像男的在向她求什麼。忽然，女的把聲音提高了：

「『你冤我。』」

「『要冤你的就過不得六月。』」

「這兩句以後，聲音又低了下去。男的嘴裏的話可說得更快，太太呢，祇有時候回答他一個兩個字：『不，』或是『不要，』一直到十點多鐘他們才又開開了那張門。

「太太起來妝扮自己，團附就很小心的去伺候她：像一個蠻有孝心的兒子服侍他母親，拿胰子，拿牙膏，還有頭髮上衣服上灑香水什麼的。又體貼，又溫柔。團附還吩咐今天的中飯要早點開，下午要出門有事去。」

「晚上八九點鐘，那兩口子才從街上回來。一個店子裏的小店夥，搬了許多大紙包小紙包的，跟在後面。太太非常高興，她把剪的尺頭打開來披在身上，在屋子中間走來走去，看看顏色，比比花樣，就看着我說：

「鄭少文，你看我穿起來漂不漂亮。」

「我祇對她笑笑，她就：

「『怎麼變成了這樣一個豬血李子？』一句現成話也不知道說。」

「接着，她就仰到了牀上，咕咕呱呱和團附說了許多話。那兩糲面巴子肉，不知道是出門的時候擦多了些胭脂，還是在酒館子裏喝醉了，烘得像兩個爛熟的桃子一樣。

「這一晚，我們都睡得很早。」

「團附回家的時候，一天遲似一天了，現在總要敲過十二點才轉來。他的口哨越吹越響，還隔得大半里路，就聽得他噓呀噓的。這聲音一傳到團長的耳朵裏，就像是聽到了

● 豬血李子，說外貌漂亮，其實並不聰明。

歸隊號，坐得好好兒的，也很快地跑了回去。

「師部裏的傳令兵老宋，自從團附打發我去送過兩次信，他也隔不了多少日子就要送信來。不過團附不准他到團部裏去，信祇送到我手裏轉遞給團附，有一次團附還吩咐過我，老宋送來的信不要給王團長看見了。」

我：「集中訓練祇差一個星期的時候，胡團附又偷偷兒的交了一封蓋了火漆的信給我：

「『鄭少文，你把這封信送去給參謀處長，要親自交到他手裏，不要叫別人轉遞。』」

「他又從口袋裏掏出了兩塊錢給我做零用——這是到師部裏去，每回一定有的，參謀處長帶了一封信轉來給團附，他把牠拆開一看，眉毛就皺了起來。他把那隻右手的大拇指搭在嘴角上，其餘四個指頭在左邊的腮巴子上一摸一摸的，好半天又把信紙看了一看，就問：

「『一路上碰着了團部裏的什麼人沒有？』」

「『沒有』」

「他很快的把手裏的信紙揉成一團，就叫我擦一根火柴把牠燒了。」

「第二天團附請了一天假到師部裏去，回來的時候，就一個勁兒嚷：

「『鄭少文，把鋪蓋打好，跟我往團部裏去。』」

「太太坐在牀邊上用蔻丹在染手指甲，她把眼睛翻翻，矚一下胡團附，就楞住了，半天，才有氣似的說：

「『這又是什麼心眼兒——好好兒的住在家裏又要搬到團部裏去，真是活見鬼！』」

「團附一面檢着自己的書籍，一面又反轉頭來睜大了那雙眼睛在她臉上掃了一

下：

「『哪，那天不是說過了的麼？』」

「『誰信你這麼多鬼話！』她把屁股一扭，嘴巴又堵起來。『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

「男的驟然楞住了，可是想了一想，就又把手裏的書放下來，溫和得像女人一樣的

走攏去說：

「你這個人真是，怎麼這樣說不通的？」

「他又把她抱小孩子似的抱了起來，一面小聲小氣的在她耳朵背後咕哩咕嚕，不知道說些什麼。女的以先老是泥鳅一樣的扭動着身子，把耳朵避開他嘴巴，後來男的又硬又軟的哄她，兩個人撕鬧了半天，女的才彷彿懂得什麼了似的，扳扳臉子緊瞅着他一眼說：

「說過了的，祇住一個星期！」

「好的好的，」他的聲氣忽然提高了，像說給什麼人聽般的。「有了太太的人真爲難，請一個星期的夜假，只差沒叫我磕頭。」

「死鬼！好意思說出這話來，勤務兵聽了不要笑話你？」她在他的肩窩上拍了一掌，「撲哧」一下笑出聲來。

「搬到了團部裏以後，胡團附更起了勁：白天把隊伍帶到十多里的地方去野外演

習，晚上就坐在辦公桌上來批批團部裏那些例行公事。他和王團長幾天碰不到頭，自己也不回公館裏去。

「星期五的下午，老宋忽然偷偷兒的送了信來，團附看過之後，忙着叫人備好那花嘴驛子，各營各連的又跑了一圈，才回到團部裏來，裝作沒事的樣子。這一晚，他格外來得有精神，團部裏的人都睡了，他還穿得整整齊齊的一個人坐着。錶上的長針剛剛指到了四点上，陡的，大衛門口響起緊急集合號來，胡團附像條彈簧樣的跳起來，挾了桌子上那冊預備好了的名冊到胳膊底下，就拖了我起來：

「快快——緊急集合，趕快跟到操場上來。」

「兩邊那些營房裏，槍呀刺刀的碰着響，輕輕地起了一陣細微的騷動。接着，就是集合的哨子和站隊的口令接二連三響起來，不到四五分鐘工夫，全團人已經站得好好的了。」

「在微弱的星光底下，大操場東邊起了一陣急燥的馬蹄響聲，向團部裏這邊掠過

來。第一營營長把手裏的電筒一亮——嘿！是師長！

「立——正舉——槍」胡團附緊壓嗓子發口令。

「幾十個號兵瘋狂似的吹着敬禮號。」

「師長從胡團附手裏接過冊子來點名，劈頭一個王團長就沒有。參謀處長把人中上的那叢黑鬍子一撮，圓着眼睛看了王副官吼：

「去叫來！」

「王副官去了半天，轉來的時候，臉子紅紅的報告師長：王團長不在公館裏。」

「隊伍在稀薄的星光底下蠕動着，師長指定胡團附代理團長，來一套『夜間演習』。整個隊伍從大操場裏向東邊的傅家莊前進着，出了寨，就採取了『戰鬥鉸列』。」

「直到九點多鐘，演習完了，師長帶着那十幾匹馬衝回師部裏去，我們的隊伍也回到了連寨。」

「第二天上午，師部裏來了命令：

命令
于師司令部
×年×月×日

本師第三團團長王世楨，擅離職守，着即撤職。所遺團長一缺，着以該團附胡遠程升充。

此令。

「王副官把命令唸了一遍，這位大個子團長的眼睛慢慢兒的睜圓了，最後竟像要跳了出來，那張浮腫了似的臉子上變成了鐵青色，一聲不響，踢翻了自己坐的椅子，衝出大衛門去了。」

鄭少文說到這裏，嘴裏的話忽然頓住了。王老八想想說：

「哦，我們這位家門團長是這樣撤職的……那末，你的上司當了團長，怎麼不跟下去？」

「我麼，」鄭少文坐了下來。「我就是那狗×的王副官害的。有一天我在團部裏的

甬道擦馬靴，忽然，王副官跑來了，他在我肩上拍拍說：『鄭少文，我看胡團長太太祇喜歡你，她隨便什麼事情祇叫你一個人做……我還問你：師長來點名的那一天，王團長到底哪去了？我想你一定明白。』我還沒有答腔，甬道的尾巴上那茅廁一響，胡團長從裏面走出來。王副官老早溜掉了，我祇有挺直着腰子讓他過去。等到我把長筒馬靴送上去，胡團長接到手裏一看，就生氣，說我沒擦得好，跳起腳來叫我馬上滾，我就是這樣回來的。」

「啊，怪不得你看見她們背影都要倒退三十里，原來你的勤務兵當不成，一半也是那個蘇姐已害的。」五太婆說。

俘虜

剛剛跑出野豬坑這座林子，山底下一陣急躁的馬蹄響。

「唔，不要碰着了敵人——今兒的樣子不對勁。」我腦子裏這樣一閃：機警地把身子藏到一隻楓樹背後，伸長着頸子向山下瞧。

三四個沒揹槍的大兵和十來個穿藍布制服的馬伕，趕着好幾匹馬沿山脚的大路向林子裏奔來。馬背上戴起許多小棺材似的砲彈箱，也有衣服和軍毯，以及乾糧袋子什麼的。有些人跨在小棺材上面，把條鞭子拚命地抽着馬屁股——一望就知道是砲兵團的人退了下來。

「喫了敗仗……他們今兒喫了敗仗。」

可是我馬上想到了喫敗仗用不着我煩心；別人作戰不力要砍頭，干我鳥事——我

是軍需。

剛才在衛野集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仗打得不妙——從拂曉到晌午，不見一個傳令兵轉來；槍聲老繞着對面那障大山向背後抄去。

那幾個解行李的司書，才是些大飯桶哩！他們祇知道後方不會挨砲子。躲在集上聽消息，卻不曉得敵人的包抄來了，當俘虜也先從後方起。

打仗可不比抄公文——印板文章。每個人都得有點兒判斷。我是個有經驗的人，不上這個當。管他娘，一個人溜到前方來要好些——三四千人打條火線，又有旅長他們在指揮，還怕衝不出一條血路？

跑向林子裏來的那行人馬走近了：跨在頂頭一匹馬上的，是個十八九歲的勤務兵。他的帽子嵌在後腦勺上，右膀子底下掛着一個熱水瓶，手裏捏條又長又粗的藤鞭子，在空中抽得拍呀拍的響。他一面跑，一面大聲地招呼着還隔得七八丈遠的三個人：

「索立生，你們儘管捱在背後囉，砲彈要給敵人搶去了，就得當心你這腦袋瓜子！」

喊：

我從楓樹背後站到路邊上，整整身上這套毛嗶嘰軍服和歪皮帶，向着迎頭的馬上

「誰的命令叫把砲彈向後方解？」

那小夥子大概看清了我的領章。立刻從馱鞍上滾下來扶正帽子張大眼睛說：

「報告軍需長：咱們的陣地給敵人佔領了，砲彈……砲彈……」

我不知怎麼樣，剛聽完他頭兩句，身上一震，皮膚登時縮緊了一下似的。趕急插斷他

說：

「陣地給敵人佔領了！隊伍——三四千人的隊伍哪去了？」

「隊伍『背進』了！」他指着野豬坑左邊那障大山說。「打左前方背進的。」

馬匹全擠到了野豬坑這日子邊上，後面的人也站着張眼張嘴的看了我。似乎在說：

「看你怎麼辦，說不定大家會當俘虜的哩。」這時候，我的全身彷彿起了雞皮疙瘩，想問

他們有沒有法子，口還沒張得開，身上老要打寒噤似的——一緊一緊。

先前掉在背後的三個人跑近了——一個蹺嘴唇的砲兵，另外兩個是馬伕。那砲兵似乎害了什麼毛病：頭上裹着一塊白手帕，帽子歪壓在上面。他的臉子通紅，像個醉漢那麼踉蹌地跑着。口裏喊：

「快跑快跑！敵人來了！敵人……」

我的臉上發着燙，一顆心蹦得「撲通撲通」地響——我已經看見隔不了幾百米遠的地方敵人在向林子裏放槍。

拍達！拍達！……拍達！

馬在嘶吼起來，跳得背上的砲彈箱子「空隆空隆」響。林子裏的人都張大了眼睛，來不及再商量什麼，綳緊臉子一齊掉向大路上。忽然，有幾個馬伕吶聲喊，就向林子裏逃，可是給這個勤務兵抓着一個的臂膀叫：

「想死了！這還有什麼跑的？大家躺下！」

所有的人靠着路旁躺下了。馬也懂得口令似的：有誰喊了一聲「臥下！」就伏到大路中間一動也不動了。

真糟糕！祇有我一個人不知要怎麼辦才好。我不是害怕，祇是心裏慌得緊。兩條腿子偏偏在這時候會發軟。我咬着牙齒向山頂上跑，腳底下像塗了些油似的滑，不到二三丈地，接連跌了四五交。

「快把身上的衣服脫掉！快把身上的衣服脫掉！——你是官長，促到敵人手裏不是好頑的。」那個勤務兵壓低着嗓子叫。

我把毛嗶嘰軍服剛拋到柴草裏，林子外面又打了幾槍進來：子彈灑得癡呀癡的叫，碰着的石子在做蝦子跳，我兩條腿子可更不聽話了，剛剛掃開一步，膝彎子又是一頓。那個勤務兵一跳起來，在馬背上找了一套舊軍服給我。

「趕急換上，跟我們躺着——快！」

拍達！拍達！

接連又是幾槍。山底下有幾個嘎噪子在吼：

「繳槍！老鄉……繳槍！」

不知什麼人也跳起來：

「不要打！不要打！老鄉！」

接着，十多道噪子一齊叫：

「咱們都是解彈藥的，咱們沒有槍！」

那個蹺嘴傢伙，可怕死得要命，也像個當俘虜的老行手，高高地舉着兩隻手，不知喊了些什麼，噪子顫動得像驢叫。

槍聲停止了。竄進林子裏來的三個敵人，眼珠子都突得黑玻璃球一樣。眼白上繞滿着紅絲。他們的腰子給裝得滿滿的子彈帶，細成祇有一把粗，屁股顯得又圓又大。

他們跑攏先清點那些砲彈箱，一見大家都沒有槍，就踢踢我們的屁股叫站起來，指着他們來的路上叫了一聲：

「走！」

砲彈可是敵人自己押着的。

他媽的做了俘虜，真給人作踐完了！我是一個堂堂的上尉軍需，也和這些勤務兵，馬伕，火伕們關在一起。屋子是座稀爛的關帝廟，地下滿鋪着稻草，爛軍毯什麼的。人就和些小豬羅一樣：鑽在稻草中間，除了每天喫兩頓飯，其餘就圍着捉虱子，喝老北風。

如果我是個醫生的話，定得用X光鏡來照一下周圍這些人的腦子，看是些什麼東西組成的——我老懷疑他們每個都有三分獸性。

自從進了關帝廟，這些傢伙都露了原形：有些伸起右手來對胸脯上一拍，翹着大拇指對那個看守兵說：「好！你們的隊伍才是隊伍哩！」有些就睜大眼睛撒謊：「我們的連長活喫人，三個月的伙食尾子和草鞋費，都給他一個人吞光了。」於是那個看守兵就「噹噹」地笑。

可是這有什麼鳥用！俘虜到底還是俘虜，別人不會把他提出去當一個官，或是比我這個成天躺着一句話也不說的待遇好些？他們不過把自己說成是些傻瓜，添了敵人許多笑話。我可完全看清了這一夥人都是些下流坯子。

那個包腦袋的蹺嘴唇傢伙，就是叫做索立生的。我看閻王爺馬上得請他喝酒了，他的良心這麼壞，現在正害着瘡疾，說不定可以轉成傷寒的。

這狗×的到了關帝廟，還在拿大爺派頭哪！一到寒熱發過以後，臉子還白得臘一樣，就會起來央別人給他水喝。等到漸漸兒的恢復一點元氣，於是又朝我這邊翻翻白眼，看一下那個勤務兵說：

「燕入林，來！」

我知道這狗東西又要議什麼事了：反正不過找我的岔，祇當不知道。在這裏的馬仗沒話說，除了燕入林，其餘還有兩個兵：一個姓秦，另一個結巴叫高得標的，都沒他這樣壞。每次都是索立生出鬼把戲來作弄我。就說第一天的晚上罷，大家舖着稻草預備睡。

覺了，索立生披起那件爛風衣，縮在廳子中間的大廊柱邊上。他和姓秦他們裝一個鬼臉，於是兇狠狠的指着鼓樓邊上的老北風口子裏向我吼：

「滾到那邊去……哼，當軍需福享多了，現在可臨該老子們管的。」

這會兒他又招了大家攏去唧唧噥噥的，眼珠子時不時向我這邊飄飄。最後，他向幾個馬伕攏掇着說：

「你們不贊成去告他是官長？從前的馬乾祇有三塊錢一個月，到底給什麼人剝了皮去，你們不知道？……告訴你——是軍需！」

坐在哈機克司背後的一個馬伕，傻了似的，睜着一雙懵裏懵懂的眼睛，剛想要說什麼，忽然，姓秦的掉轉頭去看一下戲台子底下，一骨碌爬了起來：

「告不告我不管，老子喫飯去。」

全夥兒給他這一喊，像餓狗見了屎，一哄起來，搶碗的搶碗，裝飯的裝飯——戲樓底下立刻鬧得叮叮噹噹的。

兩條子鹹魚人就分做了東西兩夥。我不高興索立生那鬼傢伙，就擠到燕入林他們這一夥來。可是有幾個馬伕立刻變壞了，三四張屁股排得緊緊的擋住我——不准攔去夾菜。

我真有點冒火了！這是「虎落平原被犬欺」，連一些馬伕也想來奚落我？我橫了他們一眼，正想發作幾句，燕入林到底受過一點士兵教育的，知道上下些；他把個下巴向他們一翹：

「你們不要這個樣！都是落「難」的人，還想雞蛋裏面揀骨頭麼？」

快夜的時候，我到茅廁裏去，燕入林一個人蹲在那裏。他見我手裏拿的是一條小木柴棍，分了一點紙給我。還說：

「一堵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在外面落了難的人，總得靠朋友，要是架子拉高了，別人不會舒服的。」

「誰拉了什麼架子？」

「拉沒拉架子，別人看得出的。」

「那是索立生造的謠——我不怕！」

「不要說嘴吧，朋友——隨和些總不會上當的。」

我懶得和他再說了，瞟他一眼，就把兩手捧着面腮子骨頭，我拉我的屎。

「哼，真是天翻地覆的世界了，還要我來認他們做朋友哩！我壓根兒就沒有過馬仗，

兵……這樣的朋友——他們是什麼東西！」

自然哪，這樣的事就是誰碰到了，都會憤慨的；不過我當着燕入林沒有說出來。

他擦了屁股，又站着和我嘮叨了好一會，說話的用意本是爲了我的安全，想緩和索

立生他們去告我是官長；我可明白。不過他忘記了索立生和我的地位。要一個官長去討

一個兵的喜，這才豈有此理哩！並且他說的話，全是江湖上的流氓派頭，也很討厭——這

就是說勤務兵到底是勤務兵，知識淺薄的人，不懂得什麼。我等他走了，想都沒有想，就對

地下吐一泡痰算是結束了這盤麻煩賬。

幾天以來，情形緊張了些！——這是從俘虜收容所那個所長口裏可以聽出來的。

「你們後方的公路都修好沒有？增援部隊是不是容易開到？」他這樣問着一個馬伕，樣子顯得有些慌張。

關帝廟前面，也成天聽得整千整百的脚步擦擦！——敵人的隊伍老是成四路縱的向東頭開。戲樓底下那兩個牛眼窟窿裏，映進來閃電似的刺刀光——我知道我們的隊伍快反攻過來了。

「嘿，瞧吧！真的敵人的隊伍才是隊伍！我想那一天的退卻，大概不過是戰略關係。」可是我拚命咬着嘴唇，不叫那個看守兵瞧出我肚子裏的得意。不然，敵人會乘着我們的隊伍沒到把我幹掉的。還有索立生那個內奸也得小心，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壞透了頂的傢伙！

太陽斜到了關帝爺爺的神帳跟前，映着屋脊梁上那些揚塵，掛得流蘇一樣。神龕兩旁的柱頭上，有付金字對聯，也黏滿了烟塵，不過字跡還看得明白：「秉燭豈避嫌，此夜一

心唯有漢。華容非報德，當時兩目已無曹。」上面一塊「浩氣常存」的朱漆橫扁，也是一個人寫的——一筆純熟的張草。

我就不覺肅然起敬。

「啊，武聖人——這才是『千古綱常』哩！像索立生他們那些狗東西，真是『販夫走卒』，可惜他是瞎子不認得字。不然的話，我想他這樣對着關帝爺爺和這付對子，誰也會紅臉的，還稱贊敵人？」

我並不自負，到底讀過書，又是四十來歲的人了，這點兒「精忠大義」是有的。不過我現在沒行時，就不能像關帝爺爺那麼「馳逞中原」。落難也是一樣，他老人家在許昌不也是當了俘虜？」

我自己鼓勵着自己，當俘虜，不要緊，可是「浩氣」總得有，不管索立生他們那些狗東西怎樣找我的岔，我總是不能真的投降敵人，關老爺那時就是一樣。

我坐起來把軍毯蓋好了腿子，看一下索立生，他正在捉着虱子對自己口裏送，我就

在肚子裏罵：

「下流坯子！」

回頭我再去看關帝爺爺，可是他老人家那張紅臉也變得黑黑的，鬍子上牽着蛛絲，顯得非常憔悴的樣子，我就又嘆了一口氣：

「這是『天道醫晦』，連關帝爺爺也和我同樣遭了大難！」

這一晚我在睡覺以前沒有和誰說話，就是燕入林，我也還覺得他不能像周倉，懶得理他。

第二天一早可出了事。天還沒有大亮的時候，我就聽得什麼地方 *Gung! gung!* 我把一隻手撐起腦袋來靜靜的聽着，燕入林也醒來了。

「做什麼？」

「聽，什麼東西響？」

「迫擊砲！」

「我們的隊伍反攻過來了！」

「他們沒有迫擊砲呀！」

我不再和他多說話了，免得擔攔聽砲。這聲音很隱微，彷彿遠遠地有人把一隻很大的木桶，一下子罩到了水裏樣的。我的全身都有了一陣輕鬆似的感覺，一縷微笑從肚子裏起，直浮到嘴角，不過天還沒亮，燕入林當然沒有看見。

「你聽還隔得多遠？」

「唔，起碼三十里。」

「沒有吧——怎麼聽得見？」

「是夜裏呀；——機關槍在夜裏都要響一二十里，不要說是迫擊砲。」

可是我不相信他這話，一定不會隔這麼遠的。我聽了又聽，真的沒有機關槍響，也沒有步槍的聲音。要順着風向很常心的才聽得到一聲 *Guh!* 不過這個叫人聽了總是很開心的。

喫飯以後，俘虜看守所那個所長，派了一個官來，發給我們每個一把鋏，說：

「來，大家幫着挖溝去！」

「哼！挖溝去，真是『烏合之羣』，連軍語也不曉得……這一定是我們的隊伍反攻急了，就叫我們幫起去做防禦工事！」

我料得正着，到了野豬坑那邊的山上，全體做起散兵壕來。不單是我們關帝廟的人，還有許多老百姓，是不是他們強拉來的可不知道，不過老百姓不像俘虜，沒派槍兵監視，讓他們自己做。

砲聲響得更清晰了，機關槍也在噠噠地叫，祇有步槍的聲音還是很隱微。我手裏鏟着土，有時就停下來聽聽，可是姓秦的他們，好端端的會咳出一聲，或是互相地做着鬼臉：「嗨，有人在想心事了，你們瞧沒瞧見？」

那個監視我們做工事的官長本來還很好，可是給他們這一來，就變得惡狠狠的跑攏來：

「媽的，你聽什麼！是不是想逃？」

單是他睜着那雙眼睛就很夠受了，他還裝出要打人的樣子，「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媽的兇，讓他吃別人的苦去好了，我就低起頭來鏟我的土。

在這樣老北風底下，全身還會淌着汗，山上的土硬得像鐵板，鏟不進去。好容易鏟起一鍬，要堆到戰壕外面去做條堤，臉子脹得通紅，我還是沒有這大的勁。

那些老百姓，都脫掉爛棉襖，有些祇穿兩層單衣，還會淌汗。他們的大鍬在手裏靈活地轉動着，一面唱歌，南頭那一溜散兵壕，就很快地掘得又深又堅固。高得標和許多馬伕，也跟着老百姓一樣的賣力，這個我知道，他們想在敵人跟前獻媚，沒有心肝的東西才會這樣。

手板皮上碾起了許多血泡，全身的關節，腰子，腿……像打碎了一樣的痛，我前面那一節戰壕還是沒有掘好。燕入林和姓秦的他們幾個共做個機關槍掩體，鋪好了蓋板，姓秦的就坐下來歇氣，燕入林沒歇手，走過來幫着我掘。

「看！大家的都做好了，你還祇掘一半，等刻會挨打的！」他這樣對我說，鋤上又鏟了一鋤土。

做這些事，可真有他們的！燕入林一鋤差不離要抵上我兩鋤，不是他來幫我做一陣，說不定我真的會挨打，——那個監視的人已經警告過我幾次。

不過我也不是沒有腦筋的人，這許多人都搗我的鬼，祇有燕入林不同些，他不是沒有目的的。等到快散工的時候，我碰一下他的大鋤說：

「老燕，我總記得你回去了，我一定把你提拔提拔。是的，軍需處一個勤務兵，都有甜頭得多！」

可是他像不大懂得我這片好心，反揚揚臉子說：「你不要在我跟前說這些話罷！」啊，這樣的人腦筋真簡單，沒有辦法！

這一晚，我真疲勞得要命，全身的骨節痛得利害，回到關帝廟那稻草中間，就想得要睡，可是我拚命地睜大眼睛，聽砲聲是不是響得近一點了，結果，那悶沈沈的 Gun 似乎

越聽越稀微，不知什麼時候，我可睡覺去了。

醒來以後，太陽已經照到了東邊的牆子上，一聲砲響也聽不見了。又不好問人，祇有悶悶的坐着。

快到晌午，忽然，門邊上站那個看守兵，瘋狂似的跳起來，又打着哈哈的笑：

「哈哈……敵人打敗了！敵人反攻又打敗了！哈哈……敵人真是我們輸送隊，今兒又送了這些個子彈來！」

我自然有點心裏不舒服囉，橫他一眼，在肚子裏罵：

「高什麼烏興！打勝了，你也不過當個看守兵。」

真倒霉，十多天以來，連一點消息也沒有了，他們什麼日子反攻過來？天天看着關帝爺爺愁眉苦眼的，天天聽馬伏或是索立生他們跟看守兵說那些討厭透頂的話。當然囉，那個看守兵還有不說他們這一夥好的？我想，一定還是他們的官長教他們說的。可是我們的人，一當了俘虜，個個變得巴兒狗一樣，與高采烈的向敵人搖尾巴。

燕入林雖然對我好些，「氣節」他還是沒有，一樣的哇啦哇啦捧敵人。說句老實話，這種人，我還是老大的瞧他不起，近來和他說話的日子也很少。

嘿，真是災星滿了！今天喫過早飯，那個俘虜收容所所長，忽然發給我們每個三塊錢，叫大家回去。不過臨走的時候，還官樣文章的招呼了一句：

「大家回去種地，要是再給我們的敵人來拚命，第二次捉着了，你們就不要想活命。」

出了關帝廟，我真是歡喜得什麼似的，我想哪個都會一樣。誰知道另外幾個年輕馬伕，說是回去也沒有家，夾着給他們去做事。真叫人有些想不到！索立生那傢伙，本不想走的，可是他病着，又喫不了這個苦，到底走了。

大家走了二十五六里路，在一家路邊的小店子裏喫中飯。姓秦的和燕入林他們十來個，都是灃縣人，兩天就走得到。祇有我一個人隔家裏還有七百多里路，算來算去，路費總是不夠。喫過飯的時候，我就把一隻手撐着腦袋坐在桌子邊上。

「你本是很想回家的，怎麼還攢着眉毛？」燕入林問。

「路費不夠。」

燕入林給我算着路費，除了船錢，到家的那百把里路就沒飯喫。他想了想，就把算飯賬剩下的幾個角子給我。

「我這裏還有八毛錢，給你去罷！」

真想不到燕入林能夠這樣好，我接了銀角子到手裏，想要和他再說幾句什麼，可是他和索立生他們已經揹着包袱走了。我追到門口，想告訴燕入林明兒到軍需處來找我。可是聽得索立生在對燕入林說：

「你真是傻子！這八毛錢丟到河裏，還會響一響哪——給他。」

我想世界上再沒有人比索立生更壞，也再沒有人比他更蠢了，燕入林倒還知道在這時候對我討好，留一條將來的出路，他可連這一點也不知道，他不是這一輩子都完了麼？我在回家的路上，幾天都是這麼想着。

太太

田舫三娘，是村裏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知書識字，住在西頭的那幢單屋子裏。丈夫是個醫生，最盛時期，家裏有了百十擔穀水田，用過女工。男的在李鎮台和王翰林他們這些很有聲望的人家診病，一進一出，都坐轎子。

從這時候起，她就覺得「三娘」這兩個字，聽去有些疙裏疙瘩——她喜歡別人叫她一聲太太。

「怎麼不是太太？我家老爺又不是個什麼下十八代的人物，成天轎出轎進的，和王太史他們都是朋友。」

那塌鼻樑的瓜子形臉上，長期有着貧血病特有的蒼白，這時候興奮得兩額發紅。線條很長的畫眉眼也睜大了些，發出一種固執的光，彷彿她在護衛着什麼真理。

一個新來的女工，她總得暗示她這些稱呼：「貴媽，去叫大小姐來……你要說太太『請』小姐，別也說『叫』的——她的脾氣可沒有我隨便。」或者：「啊呀！大少爺書房裏還沒有沖茶，快把老爺桌子上的茶壺先送去！」

她有時也到王太太他們那些人家去走動走動，頂當心的看別人家裏有些什麼派頭。那些奶奶小姐們真會對付下人——隨便一件小事，動不動就給女工碰個大釘子，使她們知道有尊卑，怕主子。

太太一躺到自己的家裏的籐椅上，就生氣似的叫：

「貴媽！貴媽！」

等到貴媽進來——張大眼睛問她做什麼的時候，她對她啐了一口濃沫，指着門邊嚷：

「端了那張凳子來給我擱腳呀！」

老爺橫在烟榻上搓烟泡，半開半合的眼睛猛的睜大了。他驚異地瞅一眼太太，又用

心用意的去把那粒老鼠屎似的黑東西裝到烟斗上，等到貴媽帶關了那張門，才問：

「剛才怎麼生這樣大的氣，你？」

「呵呀，你這個人真是——怪不得別人笑我們家是暴發戶哩……這算生什麼氣？不過是個主子的氣魄罷了！我想到了我們這樣身分的人，要全不像個主子，她們反來會輕視你的。李家和王家的用人多知道禮數，你沒瞧見？」

老爺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死了。外面短了進益，又空上幾灰籬的鴉片烟債，上好的水田，都要大少爺提起筆來把牠們一張一張的契紙寫出去。太太滾在地下捶胸脯——統！統！統！

「你爸爸一輩子的聲名倒掉了！你爸爸……他辛辛苦苦送你讀書，劈頭一下你就寫契紙，誰想到你爸爸……」

太太的嗓子哭啞了。她一手摸着大少爺那腦烏黑的頭髮，又摘泡鼻涕擗得遠遠的，娘兒倆的淚水把衣襟子都滴得津溼。

經過這樣一次大變動之後，貴媽用不成了。一家三口祇守着贖下的三十來擔穀高田過活，每年還得養口把豬來貼補貼補。太太也變換了她的治家方法：自己整天績着麻，還教大小姐讀些女四書什麼的。她除了有時候含着眼淚教訓大少爺，就是老爺的忌日也不哭。

「哭什麼？」她的兩手對別人一攤。「我要安慰我家老爺，祇教他的兒女不下流，明兒能恢復他的家業就得啦。」

飯桌上再沒有她們愛吃的那幾個葷菜盤子了，也沒有中間那大碗湯，除掉醃菜，就是蘿蔔。可是一到大少爺上學去的時候，太太老給他把衣服弄得一齊二整的：有緞有綢，她說他父親死了還沒冷，不要讓別人笑他變成了一個寒酸小子。

幾年以來，家裏雖比不上從前那麼闊氣，太太和村子裏這些人還是少來往。除掉王家和李家照常走動，新添上來的，祇有蕭楚芬家裏這一處。蕭楚芬先生，是個做洋貨生意剛發跡的。這個，太太有個特別的見解：「衣食足，禮義興，」自然比別家有些不同。並且從

前那個貴媽說過，蕭二少爺背地裏在誇大小姐的好，她想來說一個媒，和蕭家結一門子親。太太本來也可以，不過她認爲這個媒人的身份太不那個，一直擱到現在沒有起勁談。半個月以前，太太在王翰林的兒子——王小鬍子家裏吃壽酒轉來，就到李鎮台家去談閒天。她用笑話的方式，說出貴媽口裏的話。末了，自己做個結束說：

「門戶倒難爲她想得還對，蕭家那孩子我也看見過。就是貴媽沒有認清自己是個什麼人，祇想得媒錢，這不是笑話嗎？」

李五老爺扭着兩撇鬍子，腦袋在空中劃了幾個圈說：

「對啦對啦，結親要三合水到場才行的——這樣一個媒人，可不成話……這個，要是我們都得想想的。」

「啊，五老爺倒說起笑話來了！」太太擠眯着那雙畫眉眼斜睨了他一下。「是您老人家還消說我家小姐有福的話，要是您肯說這個媒，明兒得叫她給您磕頭。」

「好的好的！明天是教育局長請客，我那米行裏的管事也寫了信來，如果不再下雨，

太

我想進城去走走，順便對楚芬說一聲，他不見得不答應吧！」

太太的嘴巴笑成了個圓圈，她打亮榻子裏望望天上，忙着說：

「有您這樣一個福德星要進城，雨還不停——明兒一定晴！」

太

李五老爺掀着底下的長鬍子打個哈哈，太太的話鋒就轉到了雨上。她說今年來了三個多月，不單是雨下得太多，連老天爺開笑臉的日子也很少。一些莊稼人都愁着田裏的功夫沒法子做，園裏種的菜蔬也發水黃發死了，再要不晴幾天的話，百樣的種籽下不成，秧穀也會爛在泥裏面，說不定地方上會要出亂子的。

「我倒沒想到這些事情上去，出亂子，反正團防局長是王小鬍子，干我屁事！」李五老爺背着一雙手，在屋子中間踱着說。「店子裏來信說近來的米生意好做些——老實說：我想進城去多屯他幾擔，剛是教育局長請客，我還不高興去哩！」

太太嘴裏的話更活潑起來，她慢慢地轉動着脖子，眼睛看着男的在屋子中間一來一往的，一面響着那又助興又獻謀的嗓子說：

「您老人家看得真對！這是筆一定賺錢的生意囉！多屯些！——秧穀遲，收成自然也遲，米還怕不漲價……真的，我家小姐的八字就不錯，要是五老爺給她去說媒就先賺一筆大錢，連我們都有了臉！」

男的今兒給她說得興頭起來，殺住步子，伸起一隻手來說：

「包在我身上，說媒……回來我就給你信。」

可是李五老爺的信老沒見到。十多天來天上還是下着雨，太太想親自到他家去一趟，路上有幾寸深的泥，爛得不能伸脚。今天上午，她寫好一封信，來找村裏毛四嫂的孩子，想叫他送去。剛剛走到毛七的屋子邊上，聽得裏面許多人在哇啦哇啦，毛四嫂的聲音也在內，她就站到了門邊上。

門裏面全是附近村子裏的小夥子和幾個輕狂女人混做一大堆，毛七站在中間，聲音來得最響，他壓倒着許多人的嗓子喊：

「……現在的秧穀都給雨灌爛了，地方上有幾個穀的忘八蛋，把倉門一關，穀米就

一天一個價。還有許多連線弔錢也搔出來屯米——像李五他們屯來屯去，弄得我們有錢無處糴……我說，現在祇有大家一起來對付他們……」

「好的，一起來對付他們！」不知誰在這樣插出一句，毛七的話給岔斷了。

他把身子掉轉來掃了大家一眼，又馬上接下去說：

「對付他們！明兒先把人去守住那幾家的倉門。我們一不搶二不燒，每人分着糴幾擔，價錢還是照沒有抬高的時候給他們……」

猛的，屋子裏的人全閉了起來，先是一陣「噼噼……」的聲音，接着就七嘴八舌的把全場都混得一片糟，一些不同的嗓音在屋子裏震響着。

「我們再沒有一個錢來糴穀！」

「一鋤犯太歲，兩鋤也不過犯太歲，大家分幾擔就完事！」

「錢烏毛錢！閉糴的傢伙還要給他們錢？」

東邊村裏的那個花老四跳起來：

「不要鬧！不要鬧！大家明兒把家裏的人帶起來到幾個大家去問他們要吃就得！」屋子裏像一大鍋滾水，許多腦袋和臂膀都在那裏掙動着，誰也聽不清是誰說的話。太太的脚桿發着抖，她把身子緊靠着門框，想伸隻手進去拉毛四嫂出來說話，可是手剛伸到別人的後襟子邊上，猛不防裏面什麼人的眼光朝她臉上一閃，太太立刻像給老北風掃了一下似的：身上打個寒顫，汗毛也全豎起來了。她掉轉屁股就向家裏跑。

屋子裏的花老四他們有幾個追了出來：

「捉捉！捉捉！這婆娘是和李五他們打在一夥的——女探子捉！」

太太的全臉子漲得通紅，那顆心祇差沒有蹦到口裏來。她不知是那裏來的那勁兒，幾個跟頭拐過毛七的屋角，拚命向着家裏奔。她一直不敢回頭，他們在後面還喊了些什麼，也沒聽明白。

「啊！了不起，了不起！這世界真的要反亂起來了……這些窮得不安分的東西！這世界……」她一踏自己的家門，就中了邪似的瞪着眼睛嚷。

小姐給她嚇慌了，走出來望望門外，又返奔去叫：

「媽！什麼事？媽……你剛才說的什麼事？」

可是太太像全沒有聽見，祇一疊連聲的叫槓頭門，自己忙着爬到樓上去，打開那些箱子匣子的，把衣物都收拾起來。忙了半天，小姐還是莫明其妙，她睜着一雙僂裏僂懂的

眼睛：

「媽！到底有什麼事，你剛才到什麼地方去來？」

太太頓了一頓，才抖着嘴唇皮把毛七他們要鬧荒的事情說出來。小姐可不大和她的母親同見，臉子一揚，她說：

「喝，我還怕真的出了什麼亂子——用得着這樣慌……歷根兒我家就祇有三十擔穀高田，怕什麼——他們是對付王小鬍子和李五老爺那些閉糶屯米的呀！」

「傻丫頭！」太太翻翻眼睛，換了一口長氣說：「你不知道你爸爸在世的名器嗎……」

豆腐倒了，架子沒有倒。——鬧荒的又不止我們村裏這幾個人！」

下午，太太把家裏的一塊布一根線，都擠到了兩口大箱子裏，藏在柴房裏那草堆中間。少爺住在學校裏，不消她耽心，她就想帶着小姐逃到舅舅家去。可是小姐不願意。

「去換了衣服走罷，女孩子家的知道什麼！」太太有點生氣。「說過鬧荒的什麼人都有，他們一到你家來，裏裏外外隨便闖，你又長得這麼大了，怎麼這一點事情都不懂？」

小姐還是愛走不走的。太太又補上一句說：

「真的，這幾年來，我老是挺起肚子裝胖子，是爲得什麼？——你兄弟還沒定親，你也正在看人家的，要是我們不逃，人家知道我家窮得和他們一樣了，明兒還能和別人攀親麼？」

太太一說出這些好的來，小姐的臉子立刻漲得通紅，她撇着小嘴，半賭氣半含羞的，換了一件藍竹布罩衣，娘兒倆共着一把大傘，偷偷地溜出村來。路上的泥漿沒了腳踝子，可是太太不管，祇緊抱着小姐的半邊身子，向隴上那條大路走去。

雨絲和亂蕪一樣的密，天像快要壓到了人頭上來，許多山峯，都給雲吞去了。全隴上

彷彿成了個大湖，水面同鏡子一樣的平，直伸到對面的山底下，一些彎彎曲曲的田塍，不過像些浮起的水蛇。秧莖全埋在水裏，就是有些伸出一分兩分長的尖鋒來的，也黃得像汗毛，那麼疏落落的小浪子中間擺動着。

太太和小姐跌了那麼上十交，才到舅老爺家裏。屁股還沒上凳，她就要舅老爺去請李五老爺來。

「三弟，這件事請你去一趟，反正祇有這樣一點路！你說我有挺機密的話要告訴五老爺，一定得請他親自來！」

李五老爺帶着高陞騎起馬來了。太太一迎上去，趕急把嘴巴伸到五老爺的耳朵背後。那兩塊薄嘴唇越動越快，五老爺的眼皮子也跟着眨一眨。末了，男的忽然把鬍子一翹，腦袋掉到右邊：

「嘿，毛七……他們敢鬧事那……那得馬上叫王小鬍子派兩個團丁去逮了他來——哼，還得了！」

太 那幾天，他的洋貨店子裏，剛接到一些學生的幾封警告信，心情不好，大概也是真的——
我勸你這門子親不要結了罷！

太 李五老爺的話還沒有說得完，太太嘴角上那些笑紋，慢慢兒的擠不動了。等到那一個閉嘴之後，上了馬，這張有着貧血病的蒼白的臉子，就完全轉成了鐵青色，她一屁股坐到門檻上，眼白對上面一翻，嘴裏喊出聲：

「喔，一個紅花小姐給別個做繼室都沒人要，我們家的門戶是這樣倒塌了麼？」
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

強行軍

一

槍架搭在大路上，成了一個一個的立體等邊三角形。——連長下了命令，叫大家休息下來喫餚餚。

兄弟們馬上鬆了勁，就一窩蜂似的湧到河邊那排柳樹底下。他們的衣服給汗水浸透了，淺灰灰的顏色變成了黑灰。膝髁子以下的皮肉，黏着層厚膩的塵土，猛一看，像各人穿了一雙咖啡色襪子。

誰也忙着想來揩一把汗，喝一口把水。

「李得發李得發，」那個戴着紅袖章的值日班長叫。「你可別儘管舒舒服服洗臉

——槍前哨輪到了你和申國斌，記得？」

那位綽號叫做「金魚眼」的李得發，正蹲在河邊洗臉：大個子，闊肩膀，伸在袖筒外面的兩節手桿，突出一瓣一瓣的栗子肉。他把溼手帕停在鼻樑上，楞了一忽，就不大順氣似的提起槍桿站到大路上去。

申國斌老半天才伸直腰子，兩手按住膝蓋，彷彿費了五百斤氣力才站起來。這可使歇在無線電機旁邊的連長看了有些生氣：瞪着一雙慣會給人刺激的眼睛，向他釘一下；可是這個的臉子已經朝着了反面。

天頂上滾着個火球似的太陽，田裏的禾穗子都給烤黃了。大路兩邊那些砂石，曬得有些發了紅，像誰在上面塗了一層赭石。

躲在柳陰底下的兄弟們，有的已經從乾糧袋子裏掏出餒來啃，有的就什麼也不想吃——祇躺在地下靜靜兒的透那麼口氣，就這一輩子也夠痛快了似的。

值星排長鄧國威，坐在橋邊一個牛車篷底下喝老酒，口裏塞滿一口的罐頭牛肉和

五香豆腐干，眼睛遠遠的釘在這兒的士兵身上。接着，喉嚨裏「咕」的一響，拉開嗓子來叫：

「何畏三，別人吃飯你就睡囉，等刻餓了要來掉隊末——你那兩條腿可得當心……今兒個不走五十里路是不宿營的。」

這個把身子坐起來揩一把汗，頭也不回的嘟嚕着：

「媽的，睡睡也不准——自己吃罐頭，老子們祇有乾餛飩……這鬼東送得到就送去，送不到干老子鳥事！」

「反正是這些婊子兒自己鬧出的鬼！」坐在錢慶生對面的伍天彪，額上冒着鼓釘子大一顆的汗在啃餛飩，剛把半個浸在一碗水裏，就空出嘴來罵。「不這樣，送副師長的無線電機，怎麼特務連不派倒派到第三連來？」

「對啦！申國斌向牛車篷底下瞟一眼。這些忘八蛋想討上頭的好要賣力囉……」

● 落伍。

老子們是牛麼？從四點鐘出發走了六十多，說還要再走五十里。」

「不知道副師長在不在鐵公鎮哩，如果又前進了的話，看他們走去！」不知是哪個兄弟插這一句。

祇有靠近牛車篷邊上的李得發，今兒可糟糕透了。筆挺地站在太陽底下，像個木頭樁，汗水從他那叢濃眉中間瀉到眼睛裏，彷彿濺了些辣椒湯進去，睜不起來。別人都在哇啦哇啦，他可一句嘴也不敢說。槍桿給曬燙了，那個中箍撐^①也像才從爐火裏抽出來的，烙得指頭有些發痛，他就趕急把牠擱到肩上，成了「扁槍」。

擺在路旁邊那個鴨蛋形的無線電機，給漆得這麼亮：太陽照到牠身上，映出一股黑翠色的反光，像有意揀李得發這雙凸眼睛射來。他覺得眼珠子怪不舒服，就調轉身子，隨着這條路瞧到前面。

路是依着山勢的傾斜，扭進了那座隔不上二三十丈遠的林子裏，四圍盡是些帽子

① 與木殼啣接的地方一個倒撐。

形的尖峯，聳得有幾十丈高，揹着扁槍的傢伙，要抬起頭來才看得見那些山頂。

「媽的，這地方真不壞！」他想。「老子要是拖了這條槍去做攔路買賣，誰不知道這就是該圍剿的呂副師長前比這兒痛快些！頂起碼，走了六七十里路，不會還有人來調擺你去放槍前哨。」

可是李得發知道這個辦不到。做攔路買賣，誰不知道這就是該圍剿的呂副師長前。天指揮着補充旅和團防隊作戰，就在這裏和他們接火。他們踞了這樣個地形頑抗，兄弟們死傷不少！不過到底官軍的器械利害，他們給趕到了鐵公鎮那邊去。師部裏怕路上斷了消息，才打發他們第三連送無線電機去給副師長。

兄弟們一吃過餽餽，橋邊忽然響起集合號來。李得發一怔：

「怎麼，吃飯哨還沒換就吹集合號——想餓死老子？」

可是連長走了攏來，挺着肚子，把個下巴向前一指：

「李得發，趕緊歸到班裏去！」

停停。他又補上一句：

「這不是旅次行軍，可以漫條斯理的換吃飯哨，反正餓餓不比米飯，走着也可以吃的……快——還有這麼多路要走！」

二

隊伍推進到前面那個山峽裏，連長看看形勢，就叫排頭二三個兄弟，全把槍桿抗着走，各人裝上刺刀。回頭他的眼光收轉來落在鄧排長身上說：

「隊伍碰到了這樣的地形，就該改作戰備行軍……這地方這地方……你看——懂得吧！」

他又叫鄧排長率領這一排人做前衛，那架無線電機由張排長監視十多個伙子分班抬着，走在前衛後面。於是，他自己就學會了師長那個勁兒，在隊後「跟進」。可是他到底有些不放心似的，走不了多大大一段路，又跑到排頭去。

申國斌掏出一個餛飩，已經硬得沒有彈性，他把前面幾個門牙向牠咬去，像咬棉線

球一樣：上面祇印上七八個牙齒印，可沒咬得爛。

「媽的癆病鬼子，一個餓也對付不了，當雞巴的副爺！——你瞧，老子一口就咬牠大半邊。」

李得發掉一下頭，嘴裏那些嚼成小塊小塊的白東西，就有好幾片掉到地下。他那太陽穴上的兩條大筋，一會兒突起來，一會兒又隱了下去——一起一落動得蠻起勁，說起話來帶着好些鼻音。

「你倒是閻王爺爺放出來收五穀的！——誰像你！」

中國斌把咬得有牙齒印的餓換隻手捏着，摸了水瓶「咕篤咕篤」的喝起來。

隊伍像一條百腳蟲在大路上行進着，兄弟們屁股上掛的刺刀，水瓶和洋磁碗什麼的，敲得「鏗鏘鏘鏘」地響。前面的人已經爬上了山坡——他們一走到那些歪頭孔腦的地方，行列就成了條打斷了的蛇。

陡的排頭那些兄弟的步子停住了。正低着腦袋去找腰上那個水瓶來喝水的李得

發，險些兒把前額撞在別人脊背上，他的頸子一伸，

「怎麼——不走了？」

「他娘的死尸抬不上去。」趙班長橫抗着一條槍在前面答腔。

果然，不遠的坡上，那些抬着無線電機的伙子，正弓着脊梁挺起屁股在賣死力；一面還「啵雅喝」「啵雅喝」的喊。張排長揮起手裏的皮鞭子，亮着眼睛向跟前幾個兄弟叫：

「你們都是些死尸！看着抬不上去，也不幫忙推一把。」

「推一把，造起伙子的報銷來，還分得幾個給老子們不是？」那個走在排尾隔得幾丈遠的何畏三，有意似的把嗓子提得高高的叫。

伙子們儘在前面嘶啞着嗓子嚷，一些兄弟就索性把槍橫到膝上坐着等。

李得發手裏的水瓶給喝空了，乾餒梗在嗓子裏像橫着一些石子似的。他瞧瞧路西，想走到那邊的山澗裏去灌點兒水來。剛剛跨過那塊大高梁土，還走不到二三丈遠，猛的前面發出一聲：

「呃……唔唔……呃……」

李得發一愕，本能地殺住了步子，突起那對金魚眼向山澗兩岸亂瞧。沒有什麼。接着，他愣住了。

「咦！怎麼，剛才剛才……剛才不是有什麼叫——青天白日見鬼了不是！」

他定一定神，那兩道眉毛忽然一揚，馬上把身子掉轉來朝南看看，再偏着腦袋去聽，聲音沒有了。除了山澗裏的泉水在潺湲地瀉到那些巖石上，像夢語；時不時還有微風飄着遠處的一聲兩聲知了叫，送到他耳邊之外，其餘什麼都是安詳的，恬靜的。這可叫他放了心：嘴角上閃一閃微笑，怪着自己的耳朵不中用——剛才聽錯了。

可是他剛剛提起水瓶要走，一陣風來，耳朵邊又一清二白聽得誰的聲音：

「唷……媽哪……臊你……」

這一次，李得發兩溜眉毛颼的一下豎直了，心也「撲通撲通」的跳。一個人站在這麼個尷尬地方，準得當心，說不定有敵人躲在這裏。他趕快把水瓶帶子向肩上一揷，讓手

裏的半個餓餓掉下地去。於是扳開機筒，塞着一排子彈進去，又上了刺刀。接着，他就一手橫提着槍身，放輕步子，使出那種當偵探兵的勁兒，沿着山澗向上流尋去。

剛走過一座河壩，他發現有個什麼東西在前面那堆黃荊子邊上抽動。他本能地用兩手端起自己的武器，一個食指還扣到扳機上，壓扁着嗓子吼：

「什麼人？」

沒有回聲。

這個又前進一步，瞧瞧四方，扳着機筒響。

「說呀！到底是誰？——不說老子要開槍了！」

照樣沒有回聲，那兩邊的黃荊子也沒動了。這個再瞧瞧四方，繃起了臉子，太陽穴上盡是青筋，汗水從頭髮底下流到眼裏，他就歪着腦袋向衣袖上一擦。接着，他把槍頭子上的刺刀對正着目標，做個劈刺的姿式。迎頭衝到了那堆黃荊子邊上。

嘿！這回他把那個抽動的東西完全看清楚了：——是個傷兵。

看服裝，這還是他的敵人，可是他身邊現在沒有槍。全身給血染遍了，衣上一團一團的硬硬地膠得牛皮一樣，已經變成了焦黑色。兩腿和右邊的一個膀子，腫得比原來的要加粗一倍。好些紅頭蒼蠅和大馬蟻，在他身上爬着滾着，揀着那幾處血水還沒有乾的方向裏面鑽。乾枯萎瘦的臉子上，肌肉給烤成塊塊燒焦的山芋皮，祇有門牙是白的。可是那對眼睛倒睜得活溜溜的，又黑又圓，閃着一種到死不會氣餒的光。

李得發一看，那兩道眉毛頓時皺了起來。他像嚼着了一顆什麼酸梅子；身子打個寒噤，所有的毛竅彷彿都閉緊了；五臟六腑也似乎在肚子裏抖得一跳一跳的。他那對本來硬得像鐵棍一樣的手，莫明其妙的軟癱下來——勁兒一鬆，槍兜子直頓到地下：噲！——幾百個紅頭蒼蠅飛起了。可是不到一刻牠們又集合了攏來。

原來這個人的左脚桿上，有個酒盅大的洞。號筒骨在皮肉裏撐出來，像一條大風刮斷的樹幹——這是團防隊的人用九響子打的。李得發一瞧見他這條左腿，突的像有一種什麼酸軟軟的怪味兒通過他的感覺，自己的身子馬上掉到了一個恐怖世界裏去似

的嘴巴張得圓圓的，氣息彷彿給塞斷了，呼吸不來。洗着汗水的臉上發了白，那兩粒凸眼珠子突得更大了，好像誰用膠水把牠黏在這兩叢濃眉毛底下似的。他怔了老半天，才擺擺腦袋說：

「喂！你你你……滾到這兒來幹麼的？」

這聲音彷彿不像是李得發的聲音，又啞，又抖動，像一個老頭子坐在那震盪的車廂裏說的。

地下躺着的傢伙，又在微微地抽動着，可是動作是那麽遲鈍，又那麽虛弱，使了極大的力氣才移動了一下身子，腦袋又歪到了草地下去。

「哼！哼！啊！啊……嘖嘖……」

李得發呆呆地站着，彷彿和一根木頭一樣，似乎心臟驟然受了極猛烈的刺激，神經全麻木了，臉上沒一點表情。忽然，地下那個又

「喔！——水——水！」

李得發跟着驚醒了似的抬一抬頭，兩道眉毛更皺緊了。他記起三年以前自己在溝頭屯帶了花，那一晚也渴得要死。子彈這鬼東西，一鑽進皮肉裏去，就彷彿一個人的血還不夠牠喝，非添些水不可。

於是李得發一面拖着手裏的槍向澗邊去，一面在肚子裏喊：

「這個罪夠受的！這個罪……我知道……」

他在山澗裏自己先喝了幾口，又把水瓶灌滿，然後才抓下屁股上吊着的那隻洋磁碗，舀一碗送給那個去。得着水的傢伙和小孩見了奶一樣：一面狠命地喝，一面又翻着那上眼皮子看住李得發，像氣喘，又像非常激動，要把眼前這個人的面貌刻到他那顆心上去的樣子。

洋磁碗和水瓶都喝乾了，還是不夠。李得發又到澗邊去了一回。最後，那個把洋磁碗還給這個的時候，李得發搖一下頭：

「不要了，給你舀水罷！」

那個無力地瞧着他，胸膛和肩膀，一下一下的抖起來。李得發站了分把鐘，然後才轉身向大路上走去。可是剛一提腿，腦子裏又觸到了一點什麼東西樣的一閃，馬上再扭轉來，從乾糧袋子裏掏出兩個餓餓扔到地下：

「哪！」

他一溜烟離開了那堆黃荊子。

那個鴨蛋形的無線電機，添了四個兄弟幫着忙，剛抬上了山坡。李得發一直爬上了幾十個石級子，鑽進行列，中國斌亮着一雙眼睛正向前面的柴裏指着個帶花的敵人給他看。

伍天彪可像發了瘋，跑到離開隊伍有丈多遠的地方去，把乾糧袋裏的餓在東一個西一個的扔。

沿着大路兩旁，都有負傷的敵人和補充旅的伙子：有幾個上半部給穿了兩三個透明的洞，還有兩個斷了腿的，都倒在柴草裏哼着滾着。他們各人都有個把半個餓在手裏

啃。

「前衛排的兄弟也在扔餡餅吧？」

「扔都扔！」申國斌看見那隻樟樹底下有一個人沒得吃，一雙眼睛睜得很大，放出了兩道貪饑的光釘着他，他就一面掏出個餡餅扔去，一面不經意的答。

山嶺越爬越高，抬着無線電機的伙子，脚桿全在發抖，汗水滴到大路上，地上像娘兒們的臉上起了雀癩。隊伍行進得非常慢，連長老吆喝着「快走，」也不中用。李得發他們一面扔餡餅一面走，可全沒關心到連長是怎麼叫的。

連長又站到了前面那個高坡上了。他坐下來等着這架無線電機，眼睛漠然地看着兄弟們扔餡餅。趙班長朝李得發撈撈嘴，又向高坡上瞟一眼。這個就放開着嗓子來喊：

「怕鳥！老子們扔自己的餡餅，干他狗雞巴事！」

爬過了那條高嶺，躺在路旁的人漸漸少了起來，兄弟們也都像累夠了：各人忙着揩汗水，張開嘴巴吐氣，再沒有誰走出行列去找那些要餡餅的人了。

三

下午三點鐘才來到這邊隴上，連長瞧瞧手上的金殼子錶，就嚷：

「你們看你們看！三點鐘了還在這個鬼地方……還有四十里路看怎麼辦！四十里……你們這些殺材……四十……你們想懶着不走就得啦！」

兄弟們祇向他翻翻眼睛，裝做沒聽見。

兩個排長，正把全心力在對付他們腳底下的這條路，揀着石板平的地方踏，就沒有當心連長在咆哮。

於是這位長官就在伙子們的肉上洩着憤：「真該殺，一步拉不到五寸遠！」鞭子老在拍噠！拍噠！

才偏到西邊的太陽，威儀可還沒有減，河山都像照在鏡子裏，原野顯得像舖了一層黃金似的。路上的石板，曬得像才從火裏抽出來的鐵，草鞋燙上去，祇差沒有冒烟——似

乎還聞得到一股焦味兒。前面雖時不時送來陣把風。可是也像在開水裏煮過了的一樣，飄到人身上熱辣辣的。

浴在這白熱和火燄似的陽光底下的李得發他們現在像跳進了甌子裏：下嶺以後，四面沒有一隻樹，挾在禾莩子中間的蒸熱，悶得使人吐不過氣來。汗水從各個汗毛孔裏向外冒，流得皮膚有些發癢，用手一抹，像抹掉了塊肉一樣的痛。

「娘個屌，」錢慶生口裏罵着，手裏可拿兩條狗尾草塞到鼻子裏做鬚子，舉着營長的派頭。「自己想討上頭的好來賣力，就把我們受活罪——頸子上的肉都給燒熟了，祇再加點點辣椒就吃得一餐好的。」

「你這個湖南騾子倒有玩頭！回頭還有這麼遠路走——老子看你開心去。」李得發把條槍換到左肩上，右手的大拇指倒在手心中間，伸起其餘四個指頭來打手式。

可是錢慶生倒沒留心這些話，祇跨進一步，伸手去摸別人腰上的水瓶。猛不防，臂膀上挨了一拳。他叫：

「唷，打你屋裏的野老公也不要這樣狠呀！吃點水，要卵緊！」

「尿你喝麼？水……看着有水又不去灌。」

「嘿，錢慶生，你一定要喝他的水幹麼，那不是水？」

何畏三向前面的山嘴上一指，大家立刻跳了起來。錢慶生嘴裏像馬上有了津液，先從屁股上摘下洋磁碗來等着，喉嚨裏又乾嚥了兩下。

隊伍一進到河邊，所有的士兵都向河灘上蹦。申國斌他們大碗大碗的舀着水往口裏倒，李得發可把手鑲成像個勺，和別人搶水喝。

那幾個抬着無線電機的伙子，一伏到淺水灘上，忙把嘴唇伸出寸把長，就一個勁兒做牛飲。還有一個來不及和別人擠，從高岸上把身子向前一撲，轟隆！蹦下河去了。

連長站起來，把一隻手插在腰桿上，一隻手指着河裏嚷：

「上來上來，大家不准喝水了！儘喝，會要發絞腸痧的。」

誰也沒有理他。這位長官得不到一點反應，就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裝聾裝癡地站了

一會，又坐下來。他叫個勤務兵去灌一瓶水，加上一點薄荷油，自己一個人喝着。

過河還走不到十里路，太陽就快跌到山那邊去了。威能雖然露着疲勞，大地可還像一座火山。

隊伍越走越不成樣了；一條行列裁成做四五節，排頭已經過了那個水口，排尾卻還在這兒的隴上。中間隔七八丈遠沒有人走，有時前後距離五六尺，又看見有個把傢伙在打單調的。有些把槍倒抗着走，有些揹着那條槍皮帶的中間，讓槍身橫弔在膀子底下，像個電燈廠裏的工人揹着那套爬電線桿子的東西。

忽然，連長在一個豆籩樁子邊上站住了，閃爍着那雙火燒般的眼睛，挺梗頸子，把上下脣包緊兩排門牙叫：

「趙之卿，看你班裏那幾個人，走得這麼稀裏污糟——要你這個班長幹麼來！」

「快走罷快走罷！」趙班長放低嗓子，央求似的。「已經叫起來了，再不加點兒油，就會……老李，你把槍揹得好一點罷——動不動又是咱們班裏的晦氣來了。」

「管他哩！」

答的聲音倒並不小，可是他到底把槍桿豎直了起來。

一等到他們走過連長身邊，連長瞪着兩眼又結實釘他們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隊伍還成什麼隊伍，一連人拖得這麼長簡直是土匪……趕上去——快！」

他站在豆籐樁子邊上，一動也不動，橫着眼睛送走了他們的背影，又罵起落伍的士兵來。——那道嘎噪子在一連串的響下去，許多人的皮肉就跟着「緊一緊的，像聽到了空山裏的狼吼。

隊伍進到了新田溝那個大村子邊上。牆垣還是列得一齊二整的，可是沒有一點兒聲音。何畏三不知道想打起發——還是要看女人，獨個兒一溜一點的跑進村裏去。

幾分鐘以後趕上來，他就告訴大家：村子裏沒有一個人，連雞狗也跑光了。

● 搶東西。

李得發瞟了何畏三一眼，沒開口。下嶺以後，他就像害了腳氣病，一步一拐，嘴裏上氣不接下氣的急喘着。那頂軍帽歪壓在後腦勺上，仰起那半月形的帽簷子，活像個大鐵嘴。他的臉子給汗水和着的塵土塗得花裏花癢的，已經烤乾了的灰布軍裝上，顯出一圈一圈水浪子似的鹽霜。兩個肩頭卻還是深灰色的，有兩條給槍皮帶勒成的紫印，又闊又長。他把槍橫擔在肩上，一些乾糧袋子和水瓶什麼的，全掛到槍頭子上，使重量平均起來。祇要他移動一步，牠們就在空中打鞦韆。可是他還走不動：趙班長強着他趕上去，一刻又掉到了別人的屁股背後。張排長對他瞪瞪眼，他像沒有那回事，時不時還小聲兒的嘟囔句把，當做報復。

遠處那些山尖子上的金色褪盡了，天上揮着一條條的藍毫。

連長看看這行拖重的隊伍又看看天，臉子可變成像青梅一樣的颜色了。

一這可糟啦！隔鐵公鎮還有二十多里路，隊伍可一步也爬不動了，如果達不到任務，那可——那可——在這樣的土匪窩裏，單獨一連人是不能宿營的……這次的差使，又

是自己在團長跟前硬要來的，得不到功倒也罷了，要是掉了槍枝，那可真吃不銷。」

於是他的皮肉一緊。那雙眼睛睜圓了，放出兩道光芒，和天上的藍毫一樣在閃爍着，——掃到這些兄弟的臉上，就驟然着了一陣老北風似的，在這樣火燒天氣，也使你打個寒噤。

可是兄弟們的步子還是拉不長。石板上似乎有了些什麼黏性的東西，一踏上去，要使極大的勁才提得起來——連長的兩道眼光，還不能給牠們一點興奮。

申國斌那雙腿子像給開水泡腫了，脚板木木的有一兩寸厚。十個脚趾又齊齊地叉着，綳得像水黃瓜一樣圓。他挺起腰子帶着全精力跋過新田溝，一屁股就坐在地下：

「唷！嘖嘖嘖……」

他簡直吃了辣椒似的，全嘴唇縮成和一個雞屁股一樣，擩得又長又高，眯細着眼睛，抱住脚桿在一扭一扭的。

猛的，連長從後面掠到了跟前，吼：

「走走！坐着想要轎子抬不是？」

「報告連長，我的脚腫了！」

「腫了也得走！走行軍沒有什麼腿子腫不腫的——走！」

申國斌仰起頭來看他一下，把槍兜子撐着石板，想扶着槍身站起來。可是腿子還沒伸得直，骨節裏就像給刺刀戳了一下似的，膝灣子一軟，身子倒到了地下。

「報告連長：我實在……看我的腿子——實在……」

拍！連長的右手一揚，那條皮鞭子向這個的領子上拂去——從耳朵根到後頸灣裏的皮肉上，立刻現出一條指頭寬的血痕。

「媽的殺材！實在——你是懶……你是懶！」

挨打的傢伙把肩窩向上一聳，雙手抱住後腦勺，斜挺着身子看着連長。可是他沒想要討饒，從那對充血的眼睛裏，放出兩道怪亮的光來，透漏了他骨子裏的反叛。這個又給了他一鞭，他就衝口地喊：

「你打你打你就打死我，我也走不動！」

「好！你不走你不走！」連長的臉子像豬血。「看老子槍斃你……看——槍斃你——
拍拍拍……

中國斌的身子在地下抽着滾着，像一條才出水的泥鰍跳進了爐火裏。一面壓尖着
嗓子嚷：

「媽！媽！我是……我的腿子腫了！媽……」

鞭子拂得空氣喔呀喔的叫。皮肉上起着一條一條的血痕，看着發紫，看着又露出了紅肉。可是連長繳了他的槍交給李得發，還說要剝了軍服，給他一點王法嘗嘗。趙班長跟何畏三拚命跑攏去，一個挨了幾鞭子，才把中國斌硬拉開了。

這麼着，兄弟們的肩頭似乎有什麼東西更壓重些了。

「媽的！」

幾個班長忙着招呼自己班裏的兄弟。那些一步挨不去一步的，把他們的槍拿下來，

交給別人輪流措，讓他好趕上去。

行列漸漸兒的縮短了，這條拖得像快要死了的百脚蟲，又打了一針強心針。

連長的臉上像剛喝過了酒，又像打牌贏了錢，閃着一種紅光。雖然腿子像給什麼東西戳傷了，一拐一扭，可是他還裝得精神抖抖的，走在排頭。他時不時調轉頭來瞧瞧這行隊伍，不是叫着那個班長的名字吆喝着，就是咬緊牙齒跑到這個兄弟跟前給他幾鞭子。皮肉烙了鞭印的人祇鼓眼睛，不敢喊出聲來。在這拍呀拍的鞭子響和吆喝聲中，他們到了鐵公鎮。

時候是下午八點鐘。

第三連一帶到目的地，誰知道補充旅又打了勝仗，副師長帶着隊伍前進了二十五里。——鎮上祇有十幾個傷兵和幾個軍醫守着。

這個小市鎮的店子給燒光了，老百姓一個也不見，祇賸下一塊瓦礫坪臨在這大大的空闊地上。

兩位排長一聽到這個消息，臉上頓時罩上了一層烏雲，張開的嘴，半天還合不攏來，兩道眉毛中間，深陷地打着幾個大大荷包結。

「哦！又前進了！這可這可……」

連長像全不知道他的週圍還有人，眼睛發了直，十來分鐘沒有轉動。從額角上掛下來的汗水，映在馬燈底下，顯出那些發光的條紋，叫人疑心着牠是眼淚。

兄弟們都倒在原來的街石板上亂躺着，差不離就是河灘上曬的那些死魚，一動也不動。

連長沉住了氣半天，又看看那邊那個鴨蛋形的東西，就對正着鄧排長說：

「那——咱們祇有再走！」

「再走？」鄧國威吃驚似的一頓。唔，再走……再走……祇怕「行軍力」太那個……呢，走倒也祇有……」

這個又楞住了，他似乎也想到了一點什麼。他把一個大姆指搭在右嘴角上，其餘四

個指頭就在左邊的腮巴子上一摸一摸的，鑽着眉毛。

「不走可怎麼辦？在這些地方宿營是不行的……任務總得達到——不走會要挨團長的官腔。」

這回鄧排長老半天沒有回聲，祇咬着兩列牙齒，輕輕地把那雙腳擱在前面一塊磚頭上，又解下綁腿去看腳板皮，像解了綳帶去看一個傷處似的。連長那雙眼睛老釘着他，他可全沒知道。張排長簡直閉緊眼睛躺着，有時把腿子縮攏來，有時又伸開去。誰也沒有理會那位長官。

「膿包！」連長在肚子裏叫。「明明自己不願走，還行軍力行軍力的……混蛋！」

他的臉子板得像塊鐵，眼睛無目的地看着前面。他想將來自己當了營長，這兩個混蛋就決不把他們提升。——上一次團長說過的：一遇到有營長缺就保他。可是這兩個混蛋在搗蛋，故意不走，要他這無線電機送不到，使團長以後不信任他。

於是，他又橫一眼摸着腳桿的那個馬燈，底下擺着的那付綁腿，像盤起兩條蛇在那

兒似的。

忽然，他的眼睛在眸子裏轉了個圈，思想就換了一個方向。他埋怨自己是傻子，他在不是當連長麼？連長是一連的主官，走不走，當然祇憑他這位主官的心意。並且和士兵一起來搗主官的蛋的，就得先給他一點利害嘗，使他知道知道。這裏，他的眼睛再轉了一個圈，接着，又楞了那麼一二十秒鐘，就站起來挺挺腰子，毅然決然的行使他這連長的職權。

「走！強行軍——就是這樣……我的命令……管他什麼鳥的行軍力，任務總得達到……誰不走——看手槍！」

那排長嚇了一跳，猛的抬起頭來，又搔搔後腦勺，祇瞟了連長一眼，嘴巴像給封住了。連長使了極大的勁才跨開一步，接着就咬緊牙齒，不管腿子痛不痛，猛衝到那邊去，踢趙班長他們的屁股：

「起來起來——走！還有二十五里路——走！」

沈默。兄弟們都沒有動。可是罩在這死沈沈的黑幕裏，什麼都在緊張着。夜氣彷彿凝結了。在這頭上飛越的，就祇有那不祥的預兆和炸藥快要爆發時的預感。

李得發他們，彷彿身子驟然掉到了一個沒有空氣的洞裏，皮肉給閉得緊緊的，汗毛一根一根的倒豎了起來。

突的，那瓦燦坪裏不遠的前面，起了一陣細微的騷動，像耗子掠過貓邊的疾走，又像鷓的拔出刺刀——拖過鞘口的嘶聲。接着，不知誰在嘟囔了一句什麼。

連長趕急掃開一腿，從腰上抽出佩郎寧到手裏，吼：

「誰嘟囔？」

又是沈默。

「敢嘟囔的就站出來！老子把你槍斃一個把看看！」

這聲音又嘎又抖，彷彿從什麼東西裏擠出來的。給微風一飄到遠處，鎔入這無邊的空氣裏，河山都在顛動似的。

在佩郎寧的獰笑底下，兄弟們又蟋離蟋離的爬了起來。等到第二次達到目的地，已經是第二天的午前一點鐘了。

四

連長送了無線電機回來，一步一跛的移到剛才揀定的官長室去了。那張全是塵砂的臉上，紅光又在閃爍着。從鼻孔到嘴角的兩條弧線，在燈光底下像微風吹着水浪子一樣：一會兒顯一會兒隱的。照例，這時候他又得吹口哨，在肚子裏登記：「七月初三，呂鬍子（其實並沒鬍子，不過一種又親熱又偉大的尊稱）誇獎一次。」可是這一天他有過分的疲勞，全身的骨節又酸又痛，實在想睡了。接着，他一連串的打了幾個呵欠，取下帽子擗到桌上，剛要預備脫衣，突然鄧排長直衝到了他跟前。

「報告連長，伍天彪他們有十三個沒到。丟掉了八桿槍。」
驟的，這個不知是哪裏來的一股勁他猛地把身子掉轉來，一雙眼睛就突得格外大。

「嘿！掉了八桿槍？」他這波動的嗓子帶着幾成哭音，嘴唇像塗了一層墨。停停。

「這個這個……」暴突着的眼睛在骨碌碌的轉。「你吃哪門糧——你當值星排長。」

「嘿，這倒卸到我頭上來了，」鄧排長偏一下腦袋。「哼！回頭看是誰的事情——槍都是到了鐵公鎮以後強行軍掉的！」

這一來，連長給誰一拳打中了要害似的，身子一震，脚桿差點兒沒有站得牢。他一屁股坐到牀邊的一張椅子上，嘴唇黑了又轉白，臉上發着油光，把一條手臂無力地搭到椅背上。

強行軍的命令，是自己下的。槍是鐵公鎮以後掉的。

「呵！真整！真整！……」他沒叫出聲來。

鄧排長站在前面冷冷的，臉色是平板的，像沒有這回事一樣。連長的眼睛一碰着了

他，就像有些生氣，馬上把腦袋側向窗戶這邊去。強烈地搯動着自己的腦汁，想着對付這件事的方法。他額上的青筋一面脹得有筷子粗一條，心潮在激烈地起伏着，震得肚皮一衝一衝的。

隨後他跳起來站到窗戶邊上。一會兒又走轉來看着牆壁。他把門牙咬着下唇，又瘋子似的在屋子中間一來一去地踱起來。

陡的，他那步子停住了。眼皮子一翻，思想就驟然觸到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可是眉毛越皺越緊了，又把兩手去抓住那滿頭亂草似的頭髮，默默地站在那張凳子旁邊。

又默了一兩分鐘，不知怎麼一來，忽然連長那兩溜皺着的眉毛輕輕地一揚，眼睛骨碌碌的又滾了幾滾，倒變得小聲小氣的對鄧排長說：

「這回……這回……丟掉了這麼多槍枝，你我都有點那個。可是現在我這裏有了個辦法……到底今兒是誰先動手扔餉的？」

「餉，個個都扔了，」鄧排長莫明其妙的答。「不過聽說李得發還給了水給那些傷

兵喝。」

「李得發？」

連長那雙眼睛是圓的。腦筋又像給什麼東西觸動了一下。楞了！楞了！他就緊跟着問：

「申國斌的槍有沒有丟掉？」

「人都沒來，槍怎麼……」

連長像等不及鄧排長把這句話說完，猛衝到了門邊上叫：

「李得發，來你的槍呢！」

李得發把自己的槍交給了連長。可是這個又說：

「還有申國斌的一枝——拿來！」

「報告連長：申國斌的槍，我交給他自已去了。」

「交給他自已去了，」連長慢吞吞的。「誰叫你交的？」

這個翻起眼皮子看着他，說不出什麼話來。

於是連長含着微笑，一手插在腰子上，一手摸着下巴：

「那……現在這條槍丟掉了，怎麼樣？」

李得發又翻了一下眼皮子。

忽然，連長的臉子一板，一面揮揮那隻摸下巴的手，吼：

「勤務兵，把他細起來解到副師長那裏去……！哼！接濟敵人糧食，遺失槍枝，這還得了！」

李得發彷彿沒聽懂他的話。等到別人已經把他的手反剪着了，他還是睜着一雙懵裏懵懂的眼睛看着他們。

外面屋子裏的兄弟，都現出了緊張的臉色，突眼張嘴的看着這兒。何畏三他們有幾個，還想衝出門來把李得發拉轉去。可是他們剛站直了腰子，那個已經給人推出衛門外去了。

第二天上午，連長到副師長那裏去了幾次，末了他就忙着找紙打報告。直到那件公

事已給封發了，他才仰到牀上，像在等一件什麼事似的。

十一點鐘的時候，衛門外有殺人號叫。第三連的兄弟們，都瘋了般的湧出來。可是誰也不敢來別的動作，特務大隊整隊的人戒備着，把李得發挾在中間，推到了那河洲上去。

下午，第三連的弟兄們都在衛門外散步，趙班長見前面牆子上貼着那張李得發的罪狀，還是連長口裏的那些：「接濟敵人糧食，遺失槍枝……」他覺得那紙上的黑字都加大了一倍，在跳動着。同時眼前又顯現着李得發那個突眼闊膀的大個子。他全身一酸，那哆嗦着的脚手像是軟癱下來了。



★ ★ ★

開明新學刊

本叢刊裝訂精美，價格低廉，印行國內第一流名家的最新創作。自從發刊以來，每出一本，必行銷甚暢。各書文字又皆為作者幾經洗鍊而成，故用作中等學生的課外讀物，亦頗適宜。

小說

強	茶	落	愛	殘	蛤	進	海
葉	日				藻		底
行	棒						夢
軍	子	光	陽	集	老	張	巴
蔣	白	蘆	周	新	舍	天	金
牧	塵	焚	文	以	著	翼	著
良	著	著	著	著	五	著	四
著	五	五	四	六	角	五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散文

城	燈	貓	緣	緣	點	平	未	速	周
		與	緣	緣		屋	厭	寫	作
		短	堂	堂		雜	居	與	人
			再	隨		文	習	隨	散
			筆	筆	滴	作	作	筆	文
			豐	豐	巴	葉	葉	茅	鈔
			子	子	金	紹	紹	盾	周
			愷	愷	著	鈞	鈞	著	作
			著	著	著	著	著	五	者
			四	四	四	四	四	角	者
			角	角	角	角	角	半	者
									者

遊記

角七	著	清	自	朱	記	雜	遊	歐
角三	著	金	巴	巴	記	雜	行	海
角三	著	吾	健	李	簡	遊	利	意

K75

開明書店出版

民國廿六年四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學新刊
強行軍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蔣 牧 良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52

五角

